

史學叢書

史記志疑

不容更教他語尤易了也

程昱東郡東阿人也黃中起縣丞王度反應之燒倉地縣令踰

城走吏民負老幼東奔渠丘山

沈欽韓曰嶺志劉昭注於之兩縣下據此傳有渠丘山

志謂曲山即渠丘山在秦安府東阿縣西北十五里

大有廳中少親

沈欽韓曰韓非十過篇智伯之為人廳中而少親

并據千里之齊

殿本考證云北宋本齊作地

孫權新在位未為海內所憚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引作孫權新立

異性剛戾與人多讎

文選長笛賦注引魏書程昱傳云立於魏武前忿爭聲氣全

高邊人拾之乃止

時校事故橫

錢大昭曰程曉以為校事之官魏武特置然孫吳亦有校事

呂壹操弄成柄丞相以下皆畏憚之豈一時弊政彼此亦相

倣效乎 姜宸英曰校事即明末東廠之類

以認詞為賢能

後漢書和熹皇后紀云輕薄諛詞章機注猶急遽也又本書

彭翁傳云部從事認詞不法

於是遂罷校事官

何焯曰深之誠是也然當時實以師方擅朝不欲有總制之

人故曉言得伸耳

曉別傳曰曉大著文章多亡失今之存者不能十分之一

殿本考證云宋本一作一隋書經籍志有魏汝南太守程

曉集一卷

郭忠穎川陽翟人也

洪亮吉曰河南尹本秦三川郡漢改今名魏鎮縣十三曰

陽翟漢舊縣屬穎川宋志魏晉屬河南

表為司空軍祭酒 趙一清曰建安三年初置軍師祭酒見武紀此無帥字省文

也

注 此存亡之機不可失也

殿本考證云不可失也北宋本作不可不測也

又本傳稱自嘉料孫策輕仇

殿本考證云宋本自作臣

冀州平封嘉州陽亭侯

沈欽韓曰水經注涪水自大穴口東南逕涪陽城俗謂之復

陽城非也蓋涪復字類音變耳漢建安中封郭奉孝為侯國

一統志云涪陽城在陳州府扶溝縣南

後太祖征荆遺於巴已遇疾疫燒船

水經湘水注云湘水至巴丘山入江山在湘水右岸山有巴

陵故城是也又洞庭湖亦曰巴丘湖括地志巴丘湖中有曹

公州卽孟德爲孫權所敗燒船處

三國志劬證卷十三

長樂梁章鉅撰

董昭字公仁

沈欽韓曰晉諱昭故改昭字爲照或爲昭錄尋魏公卿上尊號奏碑將作大匠千秋亭侯臣照卽董昭也碑既追改爲照又矣之章曜既改去原名昭字則陳壽作此傳無容不諱矣蓋裴松之所追改而偶未及章曜耳

使昭領鉅鹿

錢大昭曰以下文紹以昭領魏郡太守例之則鉅鹿下當有

太守二字

昭欲請魏獻帝至河內爲襄陽所留

李龍官曰此時不應稱獻帝獻疑爲見字之謬

因敵取資事必克捷若其無臣不須爲念

按無臣當作無成

進爵幾平侯邑千戶轉衛尉

太平御覽卷四百八十八引語林云董昭爲魏武重臣後失

勢文明世入爲衛尉昭乃厚加意於侏儒正朝大會侏儒作

董衛尉略而言昔太祖時事舉坐大笑明帝悵然不怡月中

爲司徒

劉暉淮南成惠人也 注 惠音德

願祖禹曰成德城在鳳陽府霍丘縣東南 一統志在壽州

之東南

三國志劬證卷十二終

上線示民

縣下國又上線雖小城堅池深

水經繫水注線水東逕新吳縣又逕海昏縣謂之上線水又

謂之海昏江 顧祖禹曰上線營在南康府建昌縣南十七

里相傳昌邑王賀所築 按此宗民亦營賊即山越也

明公以步卒五千將誅董卓

錢大昭曰武帝紀中十六年十二月始起兵于己吾表注引

郭頒世語云陳留孝之齋茲以家財資太祖使起兵眾有五

千人此云步卒五千蓋指初起兵言之或謂記述者欲以少

見奇非其實錄斯不然矣

因難求臣必難信也

厥本考證云必宋本作心

注 諺曰巧詐不如拙誠

說苑談叢云智而用私不如愚而用公故曰巧詐不如拙誠

傳 楚國平阿人也

沈欽韓曰楚王彪傳國除爲淮南郡是明帝世九江郡固稱

楚國也陳壽於諸傳或稱九江或稱淮南或稱楚國自亂其

例 顧祖禹曰平阿城在鳳陽府懷遠縣北三十里懷遠縣

志平阿山在縣西南六十里漢平阿縣因山爲名

拜濟丹陽太守

趙一清曰丹陽已屬吳而拜濟丹陽太守蓋遙奪其地也

太祖聞之指前合與左將軍于禁沛相封仁等曰

盧明楷曰各本作指自合按此蓋探謂將濟無謀叛之事而

信前合之不虛作前合爲是

太祖以漢帝在許近賊欲徙都

錢大昭曰時欲徙河北見晉書宣帝紀

車駕幸廣陵濟表水道難通又上三州論以諷帝

水經淮水注引蔣濟三州論云淮湖紆遠水陸異路山陽不

通陳敏穿溝更鑿白馬瀨百里渡湖 何焯曰三州晉本詩

人淮有三洲之義言水淺也

車駕即發還到精湖水稍盡

顧祖禹曰津湖在寶應縣六十里東通運河西北接汜光湖

南入高郵州界或曰即精湖蔣濟鑿地聚船過湖水灌之入

淮卽此處也

吾前決謂分卒燒船於山陽池中

何焯曰分當作扶問切自料大半如此也通鑑注作分半船

誤 潘眉曰上有決謂二字卽自料之詞又讀分作扶問切

於義爲複讀平聲者是 按各本作分半燒船今 殿本作

分卒燒船義甚了然無庸辨分之平仄讀也

定 太和六年明帝遣平州刺史田豫乘海渡

景初二年滅公孫淵始以遼東昌黎帶方元菟樂浪五郡爲

平州後合爲幽州不應太和六年已有平州刺史且豫是時

爲護烏丸校尉持節屯昌平亦不爲平州刺史也

景初中外勤征役內務宮室濟上疏曰今雖有十二州至於民

數不過漢時一大郡

王鳴盛曰陳羣傳青龍中營治宮室百姓失農時羣上疏曰
今喪亂之後人民至少比漢文景之時不

大郡與濟言

正同彼文下臣松之按漢地理志云元始二年天下戶口最
盛汝南郡爲大郡有三十餘萬戶則文景時不能如是之多
也晉太康三年地記晉戶有三百七十七萬吳蜀戶不能居
半以此言之魏雖始承喪亂方晉亦當無大殊陳羣之言於

是爲過再考杜畿子恕傳太和中恕上疏曰今大魏奄有十
州之地而承喪亂之弊計其戶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今考
明帝卽位建元太和七年改青龍青龍五年改景初倘如松
之言以陳羣爲過則蔣濟亦過也杜恕近之然亦甚其詞矣
又曰南齊竟陵王子良密啟武帝論民戶疲耗有曰以魏

方漢猶一郡之譬見蕭子顯南齊書本傳然則蔣濟陳羣之
言從來相傳如此何得云魏始承喪亂時與晉無大殊又南

史齊東昏紀張欣泰謂裴長穆曰以秦之富今不及秦一郡
南朝既不及秦一郡則魏初只可及漢一郡可知 潘眉曰

攷魏據中原戶六十六萬三千四百二十三口四百四十三
萬二千八百八十一耳漢時郡國志所載如汝南戶四十萬

四千四百四十八口二百一十萬七百八十八南陽戶五十
二萬八千五百五十一口二百四十三萬九千六百一十八

豫章戶四十萬六千四百九十六口百六十六萬八千九百
六漢時一大郡戶至四五十餘萬今以全魏十二州僅戶六

十六萬故曰不過漢時一大郡

弊敝之民

廬明藉曰敝毛本作劫按劫音貴力乏也敝音溪險也似應
作劫又顏氏書證篇曰劫卽敝倦之敝或者敝其敝字之訛
歟 按何焯曰劫居胃切是從劫潘眉曰敝九僞反見廣雅
及陳思王集是從敝沈欽韓曰說文劫尤極也玉篇枯勒切
此作支旁蓋訛是又謂劫應作劫也

初侍中高堂隆論郊祀事以魏爲舜後推舜配天

通典高堂隆表云案古典可以武帝配天魚豢議昔后稷以
功配天漢出自堯不以堯配天明不紹也且舜已越數代武
皇肇創洪業宜以配天 秦蕙田曰通典言高堂隆表與蔣
濟傳不合不知何據豈武帝二字本作虞舜而刻本誤歟魚
豢議亦不見正史秦作魏略恐是書撰私議非常官議禮之
詞也

劉放 涿郡人漢廣陽順王子西鄉侯弘後也

按本傳云景初二年遼東平定以參謀之功各進爵封本縣
放方城侯資中都侯然則放當云涿郡方城人 又按漢書
王子侯表有西鄉侯容廣陽頃王子順當作頃弘當作容且
放子名弘西鄉雖遠祖亦不當同名則弘字之誤益明

注 天下騷動

毛本騷動誤作要動明監本又作播動今 殿本曰改正

抑辛毗而助王思

錢大昭曰王思事見梁習傳魏略入之苛吏

晉陽秋曰范子向潁川太守

潁川曰晉書孫楚傳言尚未仕且終惟孫盛傳言父向潁川

太守與裴注同當是孫楚傳誤也

劉毅太祖懷之辟為司徒掾

趙一清曰一本作司徒辟為掾非也曹公時為司空而合三

府辭之

後孫策所置廬江太守李述

殿本考證云吳志述在術

與治芍陂及姑陂七門吳塘諸場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姑陂作姑陂 太平寰宇記卷百二

十七云姑陂在光州固始縣東南四十八里劉馥興築以水

溉田 又卷百二十六云七門堰在廬州廬江縣南百一十

里劉馥為州刺史脩築龍舒水灌田千五百頃 劉敞七

門廟記云嘉祐二年予為廬州從事始以事至舒城觀所謂

漢龔頡侯信始基而魏揚州刺史劉馥實脩其廢 又太平

寰宇記卷百一十五云吳陂塘在舒州懷遠縣西二十里有

吳陂祠劉馥開吳陂以溉稻田功利及人里人以陂山廟在

陂側因指名以祀焉

時天造兩城欲崩於是苦葺覆之

公羊傳定公元年傳云仲幾之罪何不葺城也何休注云若

今以艸衣城也是以苦葺覆城之法自古有之

自黃初以來崇立太學二十餘年而寡有成者蓋由博士選輕
諸生避役高門弟子脫非其倫故夫學者雖有其名而無其人
雖設其教而無其功

錢大昭曰典略儒宗傳敘云太和青龍中外多事人懷避

就雖性非解學多求詣太學太學諸生有千數而諸博士率

皆廢疏無以教弟子弟子本以避役竟無能習學冬來春去

歲歲如是學校如此廢弛已極劉靖所以有此疏也 殿本

考證云冊府元龜引無其人作無其實

又循廣屛渠陵大場外溉灌蜀南北三更種稻邊民利之

何焯曰水經注作屛陵渠車箱渠據此當作屛陵渠為是

潘眉曰水經注劉靖以嘉平二年造屛陵場開車箱渠場表

云高一丈東西長三十丈南北廣七十餘步其地名屛陵堰

以有燕刺王旦之陵故以屛陵名堰屛陵乃地名傳言屛渠

陵當作屛陵渠文誤倒耳循廣屛陵渠大場與碑稱屛陵渠

之文合大場猶陸抗傳大堰諸葛格傳大堤也 水經鮑巨

水注載劉靖碑文云魏使持節都督河北道諸軍事征北將

軍建城侯沛國劉靖字文恭登梁山以觀源流相灑水以

度形勢嘉武安之通渠羨秦民之殷富乃使帳下丁鴻督軍

士千人以嘉平二年立過于水導高梁河造屛陵過開車箱

渠其過表云高梁河水者出自并州潞河之別源時長岸峻

固直截中流積石龍以為主過高一丈東西長三十丈南北

廣七十餘步依北岸立水門門廣四丈立水過長十丈山水

所封地百餘萬疇至景元二年辛酉詔書以民食轉廣陸費

不贖遺調者樊晨更制水門限田千頃刺地四千三百一十

六頃出給郡縣改定田五千九百三十頃水流乘車籍渠自

納西北逕昌平東盡漁陽路縣凡所經合四五百里所灌田

萬有餘頃高下孔濟原隰底平疏之斯溉決之斯散導渠口

以爲高門漚池以爲甘樛施加于當時敷被于後世晉元

康四年君少子駟騎將軍平鄉侯弘受命使持節監幽州諸

軍事領護高九校附幽州將軍遏立積三十六載至五年夏

六月洪水暴出毀損四分之三剩北岸七十餘丈上渠車箱

所在漫溢道惟前立遏之勳親臨山川指授規略命司馬關

內侯守中內外將士二千人起長岸立石渠備主遏治水門

門廣四丈立水遏五尺興復載利通塞之宜準遵舊制凡用

功四萬有餘焉諸部王侯不召而自至稟負而趨事者蓋數

千人詩書始勿亟易稱民忘其勞斯之謂乎於是二府文

武之士感慕國恩郊棠之積魏人置約祀之義乃遐慕仁政

追述成功元康五年十月十一日刊石立表以紀勳烈並記

遺制度水爲後式焉

晉陽秋曰劉弘字叔和昭之弟也

晉書經籍志有晉陽秋三十二卷孫盛撰記哀帝 趙一清

曰水經沔水注弘字季和晉書列傳亦作字季和未知孰是

錢大昭曰晉武帝河內溫人劉弘沛國相人此云偃同里者

謂同居雒陽之永安里也

又吾統荆州十郡安得十女婿然後爲治哉

錢大昭曰郡國志荆州七郡此多三郡疑爲魏興新城上庸

耳

同傳字伯達河內溫人也 注 朗祖父雋字元異

晉書宣帝紀云周以夏官爲司馬其後程伯休父周宣王時

以世官克平徐方錫以官族因而爲氏楚漢開司馬卬爲殷

王都河內漢以其地爲郡子孫遂家焉自卬八世生征西將

軍鈞字叔平鈞生豫奉太守量字公度度生潁川太守雋

潘眉曰朗與司馬芝爲族兄弟兒楊俊傳前芝傳已書河內

溫人則朗傳但書支系足矣如夏侯尙傳書淵從子荀攸傳

書或從子袁紹傳書紹從弟皆是其鍾會賀邵傳與此同病

范史袁紹袁術兩書汝南汝陽人亦非也

又有子八人朗最長次卬晉宣皇帝也

晉書安平獻王孚傳云字字叔達宣帝次弟長兄朗字伯達

宣帝字仲達字弟廋字季達柳字顯達進字惠達通字雅達

敏字幼達俱知名故時號爲八達廋魏魯相東武成侯尙疎

鴻臚丞進魏中郎通魏司隸從事安城亭侯惟敏不見史傳

黎陽有營兵 額祖禹曰後漢有黎陽營漢官儀云中興以幽冀并州兵平

在軍旅常服衣選食

太平御覽作惡

卒時年四十七

潘眉曰太祖以建安元年拜司空辟爲司空掾時期年二十

二至建安二十二年卒止有四十二歲傳誤

嗣弟字

晉書司馬字傳云字以貞白自立高貴鄉公遺害百官莫敢
奔赴乎枕尸於股哭之慟曰殺陛下者臣之罪奏推主者及
武帝受禪陳留王就金墉城字拜游執王乎流涕歎欲不能
自勝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臨終遺令曰有魏貞士
河內溫縣司馬字不伊不周不夷不慮立身行道終始若一
當以素棺單槨歛以時服薨時年九十三王應麟曰司馬字
自謂貞士字上不如魯叔盼下不如朱全昱謂之貞士可乎

注 咨字君初子鄧字子晉驃騎將軍又並見百官名志

殿本考證云北宋本作子鄧字仲子多仲字百官名下無志

字 隋書經籍志有魏晉百官五卷

梁晉 太祖爲司空辟召爲臺長

後漢書郡國志東平國有章縣此漳字恐誤

累轉乘氏海西下邳令

趙一清曰習爲海西令爲亂民所逐賴徐宣以免此傳諱之

胡秋在界張雄跋扈

何焯曰張雄當作雄張倉慈傳亦有六姓雄張之文

文帝踐阼復置并州

潘眉曰并州建安十八年省入冀州二十年新立新興樂平

二郡至黃初元年復置并州領漢舊郡四新郡二

張既 傳注既世單家富

富字衍此引魏略語下文始言家富自催門寒也

又與夏侯淵宋建別攻臨洮狄道平之

陳景雲曰淵下疑脫討字 按夏侯淵傳云初枹罕宋建自

稱河首平漢王太祖遣夏侯淵率諸將討之屠枹罕斬建既

卽諸將之一與夏侯淵同討宋建既又別攻臨洮狄道耳

酒泉蘇衡反與羌豪鄒戴及丁合胡萬餘騎攻邊縣既與夏侯

儒擊破之 儒初爲鄆陵侯彰驍騎司馬宣王爲征南將軍都

督荆豫州正始二年朱然圍樊城儒進屯鄧寨以兵少不敢進

召還爲太僕

陳景雲曰驍騎司馬句絕鄆陵北征以北中郎將行驍騎將

軍時儒從兄尙爲長史儒則爲司馬從征也宣王二字有誤

爲征南上兼有脫文宣王嘗以驍騎將軍都督荆豫不在四

征之列蓋爲征南都督荆豫者卽儒也以下文樊城受圍儒

坐遲救召還事觀之義自明矣 按魏志夏侯尚傳北郡胡

叛遣鄆陵侯彰討之以尙參彰軍事也又任城威王彰傳建

安二十一年封鄆陵侯二十三年代郡烏桓反以彰爲北中

郎將行驍騎將軍明帝紀太和元年新城太守孟達反詔驍

騎將軍司馬宣王討之三少帝紀正始二年吳將朱然等圍

襄陽之樊城太傅司馬宣王率眾拒之退云云並足證是注所引魏略之有訛脫

注 試呼相者相之

何焯曰者字宋木作工

又 何材如是而位至二千石乎

殿本考證云尋配文義至當作止

出板 傳 入為丞相主簿

趙一清曰據孫禮傳恢曾任刺奸主簿

今水生而子孝縣軍無有遠備

潘胤曰曹仁字子孝時行征南將軍

賈逵 賈逵字樂道河東襄陵人也

拾遺記云賈逵五歲明惠過人其姊聞鄰讀書旦夕抱逵隱

籬聽之至十歲乃暗誦六經姊曰吾家貧困未嘗有教者人

門汝安知有三墳五典而誦無遺句耶逵曰憶昔姊抱聽鄰

家讀書今萬不遺一乃剝庭中桑皮為牒或題扉屏且誦且

記期年經文通徧閭里每有觀者稱云振古無倫門徒來學

不遠萬里或緜負子孫舍於門側皆口授經文嗚呼積粟

盈倉或云賈逵非力耕所得誦經口卷世所謂筆耕也

左右義遠多為請遂得免

趙一清曰集古錄賈逵碑跋云裴注引魏略與志不同而此

碑但云為援所執臨以白刃不屈而已不載終人約援事如

傳所載不獨遠有德於終人而終人臨危能與遠生死亦可

謂賢矣自古碑碣稱述功德常患過實如逵與終人德義碑不應略而不著頗疑陳壽作傳好奇而所得非實也松之又注魏書逵年五十五而碑云五十有四亦當以碑為正

注 取造意者又謂欲吏曰

太平御覽卷四百五十三引取上有教字謂上有遠字

逵曰州本以御史出監諸郡以六條詔書察諸郡長吏二千石

已下

潘胤曰御史當為刺史此傳寫誤也秦置監御史掌監郡秦

之御史即漢之刺史賈逵言六條詔書察諸郡長吏是言漢

制不應以漢世之法屬諸先秦之官知今本作御史者非也

六條詔書漢武所制賈逵為豫州刺史攷其時在延康元年

尙承用六條之法也

馮鄂汝造新陂又斷山澗長谿水造小七陽陂又通運渠二百

餘里所謂賈侯渠者也

水經渠水注云沙水又南與廣漕渠合上承龐官陂云郟艾

所開雖水流廢興溝瀆尙影音賈逵為魏豫州刺史通運渠

二百餘里謂賈侯渠也而川渠運復交錯畛陌無以辨之

進封陽里亭侯

水經瓠子河注云瓠子北有都關縣故城縣有羊里亭黃初

中賈逵封為羊里亭侯邑四百戶即此亭也陽羊古字通

國家征伐亦由淮河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淮河作淮沛

五將山

續後漢書音義云在淮沔之閒晉載記得堅兵敗奔五將山
按堅都長安倉卒安得至淮沔蓋書地理志左馮翊谷縣有
五將山當是其所奔也

吏民追思之爲刻石立祠

水經潁水注云谷水運小城北又東逕賈遠祠北廟在小城

東廟前有碑碑石生金千寶曰黃金可採爲晉中興之瑞

太平寰宇記卷十三賈遠碑在陳州項城縣東南一里梁國

劉暉等立 太平廣記卷二百九十一引賈遠碑云賈遠在

孫郡已家通喪去後復見形於項城吏民以其繼慕彼境

因以立廟廟有柏樹自人竊來斫伐始投斧刃仍著於樹

中所著處尋更生項城左右人莫不振怖

晉諸公贊曰充字公圓 又諡曰武公

晉書賈充傳云遠晚始生充言後當有充國之慶故以爲名

字又云博士秦秀議諡曰荒帝不納博士段暢希曰建議

武帝從之秦始中諡曰賈妻王亂紀綱王長賈濟天下言亡

魏而成晉也

又字爲諸生嘗種薤欲以成計

潘胤曰言欲俟其成以計知其多寡也

及到梁洪

後漢書郡國志魏郡梁期即梁洪也 水經濁漳水注云漳
水又東逕武城南世謂之梁期城在鄴北俗亦謂之兩期城

皆非也

後占河南夕陽亭部

潘胤曰亭在女凡山之陽故曰凡陽此作夕陽亭誤

任心字伯達

太平御覽卷二百四十一引作字伯達

太祖以爲典農中郎將數年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

太平御覽卷三百三十三引中郎將下有蔡百姓屯田於許

下得穀百萬斛鄴國列置官田十九字按此與晉書食貨志

文同 顧祖禹曰消倉城在許州故城東即消水之郛間也

事賊蔡人屯田許下此其倉城也又臨潁縣北二十里有壘

祇河或謂之壘村河縣西二十里有溝焉北接潁水南接泥

河南北二口俱有陸門亦曹縣時引水溉田處

太祖使峻典軍器糧運賊寇鈔絕糧道乃使千乘爲一部十

道方行爲複陳以營衛之賊不敢近

按通典卷一百三十七載李衛公兵法云諸軍討伐備有數

營發引遠賊首尾難救行引之時須先爲方陣應行之兵分

爲四分輕重爲兩道引戰鋒等隊亦爲兩道引如此發引縱

使彼路急緩亦得成陣卽祖此制也

遷長水校尉

後漢書百官志云長水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掌衛衛兵注引

韋昭曰長水校尉典胡騎廩近長水故以爲名長水蓋閭中

註與馬湖吉茂隱於郡南太白山中

後漢書郡國志云右扶風武功太一山古文以為終南水

經渭水注云太壹山亦曰太白山在武功縣南去長安二百

里不知其高幾何俗云武功太白去天三百

初則及隨漢侯植聞魏氏代漢皆發悲哭注孫盛曰夫士不

事其所非不非其所事則既策名新朝多贊異代而方懷二心

豈大雅君子去就之分哉

唐庚曰魏氏受禪漢帝尚存縉素舉哀誠為輕脫然孫盛以

為二心茲又過矣其于過高故墟傷之欲哭以方朝而不敢

季札哭王僚而事闔廬晏子哭莊公而事景公長死事生以

待天命此人臣之分也何得謂之非其所事而事其所非乎

棧柱拔尖鹿

沈欽韓曰葢竹木格圍鹿者 庶物異名疏槎榼檻獸之具

子怡詞

唐書宰相世系表怡作恬

注 石崇要紹之兒女也

殿本考證云兄女宋本作女兒 按世說賞鸞屬亦云紹是

石崇姊夫蘇則孫愉子也

杜 太祖以繼為司空直

沈欽韓曰漢書百官表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秩比二千

石掌佐丞相舉不法續志建武十一年罷司直官按漢未建

安八年復置司直督中都官是時曹操雖為司空官亦一相

故司空有司直也

因等使兵數千人絕陝津鐵至不得渡

趙一清曰陝津即茅津亦謂之大陽津在吹州西北三里後

漢書郡國志河東郡大陽有茅津是也

處謂營曰宜須大兵

陳景雲曰或當作或德移守河東雖由荀彧之薦而是時纔

在陝津或在許下不得參預軍謀殆因前荀彧字而誤

遂說道從那津渡

潘眉曰那津在崑農見許氏說文漢武故事作寶津穆天子

傳作泥津

注 昨日功曹公為郡將軍也

殿本考證云軍字疑衍

會曰騎攻東垣高幹入渡澤

何焯曰臧德傳云張白騎叛于崑農白騎即上張晟那後

漢書朱傳傳自黃巾賊後復有張白騎之徒並起山谷騎白

馬皆為張白騎 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垣浹澤後漢書郡國

志垣有王屋山注史記曰魏武侯二年城王垣博物志云山

在東狀如垣際此傳則漢末亦稱垣為東垣矣

漸課民畜犂牛草馬

潘眉曰郭茂注爾雅牝馬為草馬顏師古匡謬正俗牡馬壯

健堪駕乘及軍戎者皆曰皂櫪弱而養之其牝馬唯充犂宇

不暇服役常牧於草故稱草馬

受詔作御樓船於陶河

通典州郡七云河陽古孟津後亦曰富平津在其南謂之陶

河潛按下詔明言杜畿於孟津試船遂至覆沒也

杜恕今可勿令領兵以專民事

潘倉曰魏世州郡領兵之制創議於司馬朗朗以郡國無寇

待習戰之備致使天下有土崩之勢因議欲令州郡並置兵

以外備四夷內威不軌至是杜恕欲令州郡勿領兵以安民

豐財二人之論皆揆時度勢經國之要也蓋朗之議建於建

安之初而恕之論發於太和以後所值不同故所規亦異然

恕以為可勿領兵者惟寇豫司冀而已其餘皆不能廢兵蓋

青徐荆揚與吳接壤幽并近匈奴雜涼近蜀緣邊諸境尚未

能克靖也

計所置吏士之費與兼官無覺

殿本考證云覺宋本作異

雖才且無益

何焯曰才且二字宋本作文具

閱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

殿本考證云監本闕誤國今照冊府元龜改

殲鯨而放四凶

趙一清曰以鯨不在四凶之列與先儒說異

三人皆恕之同班之善
殿本考證云監本三人誤作二人今改正

樂安廉昭以才能拔擢頗好言事

殿本考證云宋本無言字

昔漢安帝時少府竇嘉辟廷尉郭躬無罪之兄子

按安帝當作和帝見後漢書竇融傳郭躬為廷尉卒於和帝

永元六年亦不及安帝時也

注以孟康代恕為弘農

邵晉涵曰此孟康即注漢書者顏師古曰安平廣宗人

又康既無才敏因在冗官博讀書傳

殿本考證云宋本作康既才敏無無字

起家為河東太守

晉書劉毅傳云倚居平陽太守杜恕請為功曹沙汰郡吏百

餘人三魏稱焉為之語曰但聞劉功曹不聞杜府君按平陽

縣屬河東正始八年始別置郡是時尚未也

俱自薄廷尉

趙一清曰薄當作簿謂對簿也

在章武遂著體論八篇

隋書經籍志有杜氏體論四卷又篤論四卷杜恕撰

卒於徙所

通典州郡七云河南福昌縣北有魏杜畿杜恕墓

注樂詳字文載少好學建安初詳聞公車司馬令南郡謝該善

左氏傳乃從南陽步詣該問疑難諸要
殿本考證云後漢書注步詣該作步涉許從該 後漢書備

林傳云謝該字文儀南陽章陵人善明春秋左氏爲世名儒門徒數百千人建安中河東人樂詳條左氏疑滯數十事以問該皆爲通解之各爲謝氏釋行於世仕爲公車司馬合以父母老託疾去官歸鄉里會荊州道斷不得去少府孔融上書薦之詔卽徵還拜議郎以壽終

注弟寬字務叔

李陸官曰弟寬監本作子寬按恕字務伯理字務仲寬字務叔皆兄弟也韓愈杜中散墓誌亦云畿季子寬可知子字爲弟字之誤

又預從兄賦

殿本考證云紙宋本作武

鄒澤運兄泰與荀攸等謀誅董卓注又與王允謀共誅卓

殿本考證云後漢書作與何顒荀攸共謀誅卓

重去子之法民初畏罪後稍豐給無不舉瞻所育男女多以鄭爲字

潘眉曰零陵先賢傳云漢末多事國用不足產子一歲輒出口錢民多不舉子益是時民窮財盡懼出口錢因不舉子鄭

渾先謀耕桑開稻田合其豐給無不舉育法之善者也

留將夏陽長邵陵合并其吏民人噉山

何焯曰渾爲司隸部左馮翊夏陽乃其屬城若邵陵則屬汝

南郡爲豫州刺史部內與左馮翊無涉此因前有渾爲邵陵

合之文而誤耳其地當去夏陽不遠或邵陽之誤

以子崇爲郎中

趙一清曰宋書鄭鮮之傳高祖渾魏將作大匠曾祖義大司

農南史同豈崇有二名耶

倉慈慈躬往省閱料簡輕重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料簡作斟酌

欲詣洛者爲封過所

後漢書光武紀云煩擾道上疲費過所古今注云凡傳皆

以木爲之長五寸書符信於上又以一板封之皆封以御史

印章所以爲信也如今之過所也按過所若今之路文引

注不曉作穰

齊民要術云漢趙過教民耕殖其法三犁共一牛一人將之

下種挽耬皆取備焉日種一頃耬車耆下種具也狀如三足

犁中置耬斗滅種以牛駕之一人執之且行且播種乃隨下

然則耬當作耩敦煌人不曉作耬犁故下種功力甚費也

魏郡太守陳國吳雍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穰作穰

注又課民無牛者合畜豬狗賣以買牛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作合畜豬貴時賣以買牛

又常爲雍州十郡最

錢大昭曰雍州獻帝時置卽司隸所部七郡後雖有分置頗

斐時當仍舊制十疑當作七

又

到武安毛城中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武安作安邑

又曾祖瞻字元矩陳相漢桓帝立老子廟於苦縣之解鄉蓋孔子像於壁瞻為陳相立孔子碑於像前今見存

水經陰溝水注云過水北逕老子廟東廟前有一碑在南門

外漢桓帝遣宦官管霸祠老子命陳相邊韶撰碑北有雙石闕闕北東側有孔子廟廟前有一碑西面是陳相魯國孔瞻

建和三年立

經論治體

論宋本作論 張昭曰經論本易屯蒙傳而古本易有作經

論者是論亦可作論也

張道本蓋堂之後

潘眉曰蕭壹見漢書匈奴傳

陳蘭梅成以氏六縣叛

陳景雲曰氏當作蕩餘欽征天山賦為遼平蘭成而作其詞

云羣舒姦劔有蕩六斯其證也蘭成初叛本分據二邑繼

乃并兵於蕩此傳所載與餘賦皆合 按通鑑亦作蕩六蕩

六二縣皆屬廬江郡

遼督張郢朱蓋等討蘭

殿本考證云宋本朱作牛

此所謂一與一

此用襄二十五年傳齊申鮮虞語

斬蘭成首蓋虜其眾

侯康曰此傳不載此事年月通鑑繫之建安十四年餘欽征天山賦作建安十四年十二月甲辰也

遼復還突圍叛出餘眾

太平御覽卷二百七十九引魏略云張遼為孫權所圍遼潰圍出復入權眾破走由是威震江東兒啼不肯止其父母以

遼惡之

注是以魏武推選方員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作是以魏武推選武力

孫權復稱藩遼還屯雍丘得疾帝遣侍中劉煜將太醫視疾

宋書禮志云漢三公疾遣中黃門問病魏晉則黃門郎尤重

者或侍中遼位未至公而遣侍中蓋寵之也

疾小差還屯孫權復叛

趙一清曰權無再服再叛之前後爰出史家贖詞陳承祚

亦刊落不盡耳

樂進陽平衛國人也

錢大昕曰衛國漢屬東郡建安十七年割衛國益魏郡尋分

魏郡為東西部衛當在東部管內黃初二年以魏之東郡為

陽平郡故衛國屬陽平也晉志衛屬頓丘頓丘即故東郡所

分魏晉之際郡縣以隸無常如此

遣進李典擊之

殿本考證云宋本遣進下多與字

禁與其黨俱詣為都伯

傳

按通典兵二魏武軍令伍長有不進者什長殺之什長有不進者都伯殺之是都伯者即隊長

使將兵詣徐州攻廣戚拔之

後漢書郡國志彭城國廣戚故屬沛此戚字是戚字之誤

邵等夜襲太祖營禁率麾下擊破之斬辟邵等盡降其眾

趙一清曰此傳之誤與武紀同曹公破辟邵在建安元年而五年又云汝南降賊劉辟叛則此時邵死而辟降可知不得斬也

使禁將守延津以拒紹

太平寰宇記卷五十六引左傳廣延注云汲郡城有延津城

于禁守延津以拒袁紹即此城也

注區區小國猶尚若斯

殷本考證云宋本作尚猶若斯

張邵傳邵與夏侯淵等守漢中拒劉備又備於走馬谷燒都圍淵

救火從他道與備相遇交戰短兵接刃淵遂沒邵還陽平

太平御覽卷三百二十七引魏武軍令曰夏侯淵今月賊燒

卻鹿角鹿角去本營十五里淵將四百兵行鹿角因使士補

之賊山上望見從谷中卒出淵使兵與鬪賊遂繞出其後兵

退而淵未至甚可傷淵本非能用兵也軍中呼爲白地將軍

爲督師尚不當規戰况補鹿角乎

追至祁口交戰破之

祁口即汴口水經沔水注云沔水下注沔水上通梁州沔陽

縣東遷新城之沔鄉謂之沔水又東歷宜城西山謂之沔谿

東合流於夷水謂之沔口宋書州郡志新城太守領祁陽令

魏立晉太康地志作沔音祁則魏晉開固有稱祁口者矣

亮還保祁山邵追至木門與亮軍交戰飛矢中邵右腳死

太平御覽卷二百九十一引漢末傳云亮糧盡軍還至於青

封木門邵追之亮駐軍削大樹皮題曰張郃死此樹下豫合

兵夾道以數十強弩衛之郃果見字千弩俱發而死

徐晃傳擊袁紹運車於故市功最多封都亭侯

姜宸英曰前已書封都亭侯此又封殆以前封非出操耶

十五年討太原反者國太陵拔之

錢大昭曰此事武帝紀在十六年夏侯淵傳在十七年之前

此五字疑誤

使晃與夏侯淵平郃夏陽餘賊

錢大昭曰郃當從夏侯淵傳作郃

絕馬鳴關道

潘眉曰太平寰宇記馬鳴關在利州招化縣即襄斜棧道也

諸葛武侯與兄瑾書赤崖以北開道緣谷一百里其開梁一

頭入山腹一頭立柱於水中又云頃大水暴出赤崖以南南橋

關悉壞其地即馬鳴關道

士不暇食

太平御覽卷七百五十七引魏略云徐晃性嚴驅使戰士不得懈怠於時軍中爲之語曰不得偷局徐晃聞此語笑曰

衣冠破汝錦耶

至後將軍封高唐亭侯

按本節下注引魏書云文帝卽位封雲鄒侯志謝曰高唐府所願於是更封高唐侯乃縣侯也是亭字宜衍

李 遷離狐太守

錢大昕曰離狐縣前漢屬東郡後漢屬濟陰郡離狐城在單縣西史無置郡之文蓋建安初暫置而卽罷耳 按據此傳則魏時離狐又嘗置郡矣

吾不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

姜宸英曰不字衍

李 封建功侯分汝南二縣以通爲陽安都尉

錢大昕曰陳氏景雲疑建功下脫亭字予謂建功侯卽魏武所置名號之一也 又曰魏略稱通領陽安太守蓋以都尉行太守事也趙儼傳袁紹遣使招誘諸郡惟陽安郡不動終當時都尉別領縣者亦稱郡矣

朗陵長趙儼收治

錢大昕曰漢制大縣置令小縣置長此與趙儼傳稱朗陵長而田豫傳稱除朗陵令當有一誤

注 王隱晉書曰秉嘗荅司馬文王問因以爲家誠曰昔侍坐於先帝時有三長史俱見臨辭出上曰爲官長當請當慎當勤儉此三者何患不治乎

按清慎勤三字歲不可以人廢也今人以爲出來偶呂本中

失之矣

清者不必極清者不必清

潘眉曰下句當依汲古閣本作慎者必自清 按今 殿本已改正

傳 秦山華人也

錢大昕曰漢志秦山郡有華縣續漢志無之方輿紀要以爲併入費縣按魏志明稱滅霸秦山華人秦山都尉孔宙碑亦有題秦山華者然則後漢元有華縣殆是并未久而復置耳 按洪亮吉補三國疆域志秦山郡領縣十一並無華縣是其疏也

太祖以霸爲琅琊相敦利城說東莞觀北海康城陽太守

潘眉曰利城東莞城陽皆新置郡

沛國公武周爲下邳令

朱良襄曰胡質傳注引虞預晉書云武周字伯南沛國竹邑人此公字疑衍

行遇霖雨大軍先及水逐長賊船稍進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先及作先反稍進任稍近

傳 乃以聘爲江夏太守

趙一清曰吳魏並立江夏郡吳江夏郡治沙羨孫權以程普

領太守魏以文聘領太守屯石陽

與樂進討關公於尋口

顧祖禹曰潯水城在蕪州東潯陽記謂之蘭池城古潯陽也

壽口潯水入江之口卽九江口也今江西九江府德化縣壽陽城蓋六朝時改置非漢縣之舊矣

使聘別屯沔口止石梵

顧祖禹曰石陽城在黃州府黃陂縣西二十里亦名石梵與沔口相近

呂氏襄陵校尉杜松

趙一清曰襄陵字誤當作襄賁兩漢志東海郡襄賁縣音

肥時昌翰作亂於東海故吳母得與論通若河東之襄陵與陳留襄邑之亦名襄陵者皆去東海甚遠陵字爲誤無疑

請琅邪王祥爲別駕民事一以委之世多其能任賢又討利城

叛賊斬獲有功

晉書王祥傳云于時寇盜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州略

清靜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

別駕之功按晉書所謂寇盜卽此傅利城叛賊是也事在黃

初六年劉知幾疑爲建安中事非

正鮮脫衣將剖冰求之有少堅冰解

版本考證云宋本有少下多頃字

林指右手並拆船僅乃得渡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拆作掉

進牟鄉侯又稽兄定亦以軍功封爲振威將軍

按將軍乃官號非國邑不當言封而上文進牟鄉侯當作進

封蓋功下衍字正前所脫也

與徐取出車上刀戟步出又將麻琴者數千人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步出作步去千作十

以漢爲郡尉關內侯

潘眉曰韋同時諸將如張遼封管陽侯諡曰剛築進廣昌亭

侯諡曰威張郃侯諡曰壯徐晃陽平侯諡曰壯坐典都亭

侯諡曰昭李通都亭侯諡曰剛臧霸良成侯諡曰威文聘新

野侯諡曰壯許褚中鄉侯諡曰壯又關門亭侯諡曰壯又董

雄武壯烈不在選階下乃生不封侯又無追諡非史傳遺漏

則魏國酬庸之典爲未副焉

通將軍董衡都關將軍董超等欲降

殿本考證云董超等太平御覽作統超等

會勇烈有父風宵至中衛將軍封列侯

錢大昭曰會以平寇將軍不附諡爲護斬門突出忠壯勇烈

由臨滄亭侯進爵鄉侯事見三少帝紀

廣應海字子爽酒泉表氏人也初以涼州從事守破羌長

太平御覽卷四百三十八引魏志作字子異漢書地理志

氏作是蓋古字通用也一統志云表氏故城在肅州高臺

縣西又云破羌故城在靈州府靈州縣西

遷西海太守

沈欽韓曰西海本張掖居延屬國改爲郡也此與王莽所

置西海郡名同而地異莽郡在今青海東今西靈府邊外此

在今安西州北古流沙地唐爲沙州也按晉志西海郡故

屬張寶漢獻帝興平二年武威太守張稚謂

注皇甫謐列女傳曰酒泉烈女龐娥親督長氏斃子夏之妾祿

前趙君安之女也

妾龐英曰睪上安作傳娥親督名而志但云娥豈傳焉之

訛或娥是女子之通稱乎 趙一清曰傳云趙君安亦與陳

志不同

開 天水西城人

錢大昕曰天水無西城縣蓋卽西縣 顧祖禹曰秦州志西

縣故城在秦州西南一百二十里卽所謂大丘也非子始都

此晉改爲始昌縣 按後漢書郡國志西縣屬漢陽郡晉志

晉始復漢陽爲天水郡此作天水蓋亦由後言之

欲與恭文持勢

錢大昭曰太守馬艾已卒故功曹張恭行長史事也艾字衍

何焯曰冊府元龜引本無艾字

息又啟云左棺子弟來爲虎牙

陳浩曰上文術弟爲京兆虎牙都尉此云左棺子弟誤當作

唐衡子弟或衡棺子弟

又 樂浪南山中出

樂浪當作樂浪舊唐志肅州福祿縣武德二年於樂浪故城

置福祿縣 一統志云樂浪古城在肅州高臺縣止此作樂

浪係筆誤 又 乃懷背結在獨追之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作獨持獨追之三國志列傳卷十三終

三國志列傳卷十四

長樂梁章鉅撰

任城城王于桑乾去代二百餘里 臣松之案桑乾縣屬代郡

今北虜都之號爲索于之都

水經灤水注云虜土地記曰代郡北九十里有桑乾城 一

統志云桑乾故城在宣化府蔚縣東北桑乾河自山西天鎮

縣流入 在大同縣東北 東運西寧縣南蔚州北又東運宣化

縣南界又東運保安州南與洋河會又東南入順天府宛平

縣界卽古灤水也 顧祖禹曰桑乾城漢縣爲代郡治後廢

蓋黃初二年徙郡陞南其縣水也

空師而行

殿本攷證曰率師而行太平御覽作率師專行

及帝受禪因封爲中牟王

潘眉曰此說誤也封中牟王者任城王子楷非彰也黃初二

年彰尙爲公三年始封王本傳云立爲任城王四年堯文帝

紀曰任城王彰薨於京師彰爲王僅兩年而一見本傳一見

帝紀皆曰任城王其未封中牟甚明魚豢乃曰諸侯以彰過

中牟不敢不速此虛造之言裴世期引之誤矣 水經梁水

注郭頒世語及于寶晉紀並言中牟縣故魏任城王臺下池

中有漢時鐵錐長六尺入地三尺頭西南指不可動至月朔

自正以爲晉氏中興之瑞而今不知所在

注 魏氏春秋曰初彰問璽緩將有異志故來朝不卽得見彰念

怒暴變

世說尤悔篇云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驍壯因在下太后閣共圍碁並噉棗文帝以毒置諸棗帶中自選可食者而進王弗悟遂獲進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豫赦左右毀瓶繼太后徒跳趨井無以汲須臾遂卒復欲害東阿太后曰汝已殺我任城不得復殺我東阿

如漢東平王故事

後漢書東平王蒼傳云蒼薨及葬詔有司加賜鸞路乘馬龍旌九旒虎背百人

陳思王時鄴銅爵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為賦

漢魏百二名家集魏文帝登臺賦云建安十七年春遊西園登銅雀臺命余兄弟並作其詞曰登高臺以騁望好靈雀之陸翹飛閣端其特起層臺儼以承天步逍遙以容與聊遊目于西山溪谷行以交錯草木鬱其相連風飄飄而吹衣鳥飛鳴而過前申躊躇以周覽臨城隅之通川 鄴中記云銅爵臺因城為基址高一十丈有屋一百二十間周闊彌覆其上陰常紀載植賦曰

陸王經第志有魏紀十二卷左將軍陰澹撰

又建高門之嵯峨兮又連飛閣乎西城

鄴中記云鄴宮南面三門西鳳陽門高二十五丈上六層反宇向陽下開二門未到鄴臺七八里遙望此門 潘岳曰鄴

二城東西六里南北八里六十步者鄴之南城 見河朔詩古記 東西

七里南北五里者鄴之北城 見水經 銅爵臺在鄴城北城西北隅 見鄴中記 鄴無西城所謂西城者北城之西面也臺在北城西北隅垣城之西北樓閣相接故曰連飛閣乎西城

又臨漳水之長流兮

水經敘水注云武帝引漳流自鄴城西東入惡銅爵臺下伏流入城東注謂之長明溝也

又家願得而獲矣

曹子建集述曹子與上下想是也此還字恐誤 植既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修等為之羽翼

按衛孫傳亦云太祖久不立太子方奇曹植備侯丁儀等為之羽翼此承祚直筆也而晉書則云丁儀丁廙有名于魏壽

向其子索于斛米不與立德王鳴盛曰索米一說周柳虬唐

劉允濟劉知幾皆信之近朱氏彘尊杭氏世駿皆辨其誣謂

壽于魏文士惟為王粲衛觥等五人立傳衆取其與造制度

觀取其多識典故若徐幹陳琳阮瑀應瑒劉楨僅于衆傳附

書今衆傳附書云沛國丁儀丁廙弘農楊修河內荀綽等亦

有文采又于劉廣傳附見云與丁儀共論刑禮如此亦足矣

何當更立傳乎况奪嫡之罪儀度為魁而毛玠徐亦何幾相

階之流皆經臣碩輔儀等交搆其惡疏斥之二人蓋巧佞之

尤安得為立佳傳然此猶陳壽一人之言也王沈撰魏書一

則曰奸以事君一則曰果以凶偽敗魚案撰德略稱文帝欲

儀自裁儀向夏侯尚叩頭求哀張騰撰文士傳稱廣盛譽臨

苗侯欲以勸勸太祖則知壽所書儀庶事皆實而壽之用心實爲忠厚也且毛玠儀所遺也玠出見黥面其妻子沒爲官奴婢者曰使天不雨者蓋此也壽不屬之儀而第曰後有白玠者白者爲誰非儀則庶壽爲之諱也尙得謂因索米不得而抑之乎

植常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注開司馬門至金門

水經穀水注云渠水自銅駝街東逕司馬門南自此南直宣

陽門經緯通達皆列馳道往來之禁一同兩漢曹子建嘗行

御街犯門禁以此見薄潘眉曰宮門謂之司馬門每門立

司馬主之如百官志南宮有南屯司馬主宮門蒼龍司馬主

東門玄武司馬主玄武門北屯司馬主北門北宮則有朱雀

司馬主南掖門東明司馬主東門朔平司馬主北門是也金

門疑卽金門水經注鄴城有七門南曰鳳陽門中曰中陽

門次曰廣陽門東曰建春門北曰廣德門次曰殿門西曰金

明門一曰白門

又恐吾適出便復私出故攝將行不可恆使吾爾誰爲心腹也

殿本考證云爾册府元龜作以李清植曰此文甚拗玩其

大意蓋謂恐吾它出時諸侯中便復有私出如子建開司馬

門之謂者故欲管攝而盡將之以行既有所不可而雷之則

又不可信類如此故曰恆使吾以誰爲心腹作以字于義較

順
太祖既慮終始之變以楊修頗有才策

世說捷悟爲注引文士傳云魏武爲丞相修常白事知必有

反覆狡豫爲答對數紙以次牒之而行敕守者曰向白事必

致出相反覆若案此次第連答之已而風吹紙次亂守者不

別而遂錯誤公怒推問修慙懼然以所白甚有理終亦是修

又捷悟爲云楊德祖爲魏武主簿時作相國門始構榭楸

魏武自出看使人題門作活字便去楊見卽令壞之既竟曰

門中活字王正嫌門大也人餽魏武一杯醕魏武噉少許蓋

頭上題合字以示眾眾莫能解次至楊修修便噉曰公教人

噉一口也復何疑魏武遇曹娥碑下楊修從碑背上見題作

黃絹幼婦外孫蓋白八字魏武謂修曰解不答曰解魏武曰

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合修別記

所知修曰黃絹色絲也于字爲絕幼婦少女也于字爲妙外

孫女子于字爲好蓋白受辛也于字爲辭所謂絕妙好辭也

魏武亦記之與修同乃歎曰我才不及卿乃覺三十里注謂

解八字是禰正平又太平御覽卷九百六十二引世說云

魏武征袁本初治船餘有數十斛竹片成長數寸眾並謂不

堪用正合燒除太祖意甚惜思所以用之謂可爲竹甲而未

顯其言馳問主簿楊德祖德祖意同

于是以罪誅修

後漢書楊彪傳注引續漢書云人有白修與臨苗侯飲醉其

載從司馬門出謁鄢陵侯彪太祖大怒遂殺之
注 僕少好辭賦又德遠發跡于大魏

又選作僕少小好爲文章大魏作此魏李善注曰德璉南頓人也近許都故曰此魏

人人自謂極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也

又今盡集茲國矣猶不能飛翰絕跡一舉千里也

又文選盡作悉猶下有復字翰作軒里下無也字

又不開辭賦而多自謂與司馬長卿同風豈虎不成還爲狗

者也前爲書嘲之

又爲字

又吾亦不敢妄歎者畏後之嗤余也又世人著述

又文選敢作能妄作忘後下有世字八下有之字

又昔丁敬禮常作小文又僕自以才不能過若人

又文選常作嘗過上無能字

又敬禮云卿何所疑難乎文之佳麗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

又吾文者邪

又文選作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

又相知定吾文邪

又何焯曰言吾自得潤飾之益後世讀者孰

又知吾文乃賴改定邪今人多因相字誤會失本意矣改定猶

又言改正按南史任昉傳王儉出自作文台昉點正昉因定

又數字儉拊几歎曰後世誰知子定吾文語似本此

又游夏之徒不能措一字

又其人自若而居海上

又文選作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

又劉季緒才不逮于作者又可無歎息乎又眾人所樂

又文選逮上有能字息上無歎字樂上有共字

又吾雖薄德又流金石之功又若吾志不果又亦將挾史官之

實錄

又文選薄德作德薄流作醜不作未亦作則

又雖未能藏之名山將以傳之同好此要之白首豈可以今日

論乎其言之不恃惠子之知我也

又文選名上同上並有于字白作皓作作態

又豈獨勞顧之隆又雖風雅頌不復過也又何惶駭于高視哉

又敢忘惠施

又文選獨作由風作諷古通用也作此何惶作何追無駭字張

又鏡注曰遑暇也植書云足下高視于上京故有此答

又筆虞文章志曰

又晉書摯虞傳云虞字仲洽京兆長安人少事皇甫謐才學通

又博著述不倦撰文章志四卷注解三輔波錄又撰古文章類

又聚區分爲三十卷名曰流別集

又劉季緒名修對表子官至東安太守

又清昌曰郡國志無東安郡此注載劉修爲東安太守杜畿傳

又注有東安太守郭智建安四年太祖使臧霸入青州破齊王

又海東安立郡在建安以前歲月不可得詳

又其人自若而居海上

漢本考證云宋本自若作自若

每當就補慮事有關

附本考證云一本關作關

魏略曰丁儀字正禮又廣字敬禮儀之弟也

隋書經籍志有丁儀集一卷梁二卷錄一卷丁儀集一卷梁

二卷錄一卷按曹子建集有與都亭侯丁翼詩即廣也

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殺使者

曹子建集令曰孤前令高灌均所上孤章三臺九府所奏事

及詔書一通置之座隅孤欲朝夕諷詠以自警戒

魏書載詔曰植朕之同母弟朕于天下無所不容尚况植乎

骨肉之親舍而不諫其改封也

世說文學篇云文帝嘗令京阿王七步中作詩不成當行大

法庭許為詩曰蒼豆持作羹澆豉以為汁其在釜下然豆在

釜中豈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感色

四年徙封雍邸王其年朝京都

曹子建洛神賦序黃初三年余朝京師還濟洛川李善注魏

志及諸詩序並云四年朝此云三年誤何焯曰魏以延康

元年十月禪代十一月遷改元黃初陳思王實以四年朝洛

陽而賦云三年不欲亟登漢年猶發喪悲哭之意耳

忍活劫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議

文選活作垢因學紀聞云詩無此句李善引毛詩曰何顏

而不速死也今相鼠注無之趙一清曰黃初四年始立毛

詩于學官此與文帝紀引曹人之刺詔書正同

而不能自棄者也又無復執珪之望

文選不能作不敢無復作承無

瞻望反仄謹拜表獻詩二篇

文選仄作側瞻望反側下在不勝大馬懸主之情謹拜表并

獻詩二篇詞旨淺末不足采覽費露下情官顏以開臣植誠

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四十餘字今史家節之文選

作責躬詩

奕世再聰又受禮次漢臨君萬邦

文選再聰作裁聰是也此偶誤漢作于漢臨君作君臨

先朝是望

是望係筆誤應從文選作是望與下儀字為韻也

時篤同類

文選作時惟篤類

不忍我刑暴之朝肆

余蕭客文選音義引獨異志云陳思王植與文帝不協帝即

位召植游華林園酒酣密左右植殺使者以弓弦三縊不

死皆皆絕植植即驚覺左右走白帝帝自是不敢害植云按

此事魏志紀傳俱不載錄之足以補裴注之缺

哀子小子

文選小子作小臣與下濱字為韻然作子與上類肆字為韻

亦得既不覆下臣韻且與下嗟子小子咨我小子文法一例

朱紱光大使我榮華剖符授玉

文選作光光大使我榮我華刻符授土按土字誤彼注引剖符析珪自是注授玉也

性命不圖

文選性命作生命彼注云言生之天壽不可豫謀也

又曰肅承明詔

文選作應詔詩

黃坂是階

黃坂即黃卷坂一作黃巷水經河水注云河水自潼關東北

流水側有長坂謂之黃巷坂坂傍絕欄涉此坂以升潼關所

謂亦黃巷以濟潼關矣

帝嘉其辭義優詔答勉之

文選魏都賦注云文帝答曹植詔曰所獻詩二篇微勳成章

此猶機事之先見者也

植及白馬王彪還因欲同路東歸以敘隔關之思而監國使

者不聽植發憤告離而作詩

何焯曰彪傳是時為吳王五年改封壽春縣七月乃徙封白

馬又曰魏氏春秋載此詩極有識與六代論相表裏也 核

文選子建贈白馬王詩注載集序曰黃初四年五月白馬王

在城王與余俱朝京師會節氣到洛陽任城王薨至七月與

白馬王還國後有司以二王歸藩道路宜異宿止意每恨之

沈氏曰史稱七年徙封白馬而序稱四年白馬王朝京師

則當時未有此封宜稱吳王趙一清曰序既有白馬之文疑是史誤

又同顧戀城關

文選同顧作顧瞻

又玉而足我遠流汝浩縱橫中田絕無軌改轍登高岡

何焯曰不直言有司之禁止而託之淫潦改轍恐傷國家親

親之恩也下乃言非我馬不能進勢固有不克俱者可謂婉

轉溫厚矣 文選中田作中埜

又鬱紆將何念 又諛巧反親疏

文選何念作難進反作令

又孤獸走索羣銜草不逞食歸鳥赴高林翩翩展羽翼

文選孤獸二句與歸鳥二句上下互換高林作竹林

又撫心長歎息歎息將何為

文選歎息作太息

又孤魂翔故域 又存者勿復遇 又昔朝露晞 又嗚咤令心悲

文選故域作故城勿復作忽復 又昔朝露晞 又嗚咤令心悲

又何必同余轉然後展恩慙

文選此下有憂思成疾疾無乃兒女仁二句

又收淚即長路

一本作收涕即長塗與文選同

六年帝東征還過雍邱幸植宮墻戶五百

文選詞林載曹植自試令曰 孫氏詩云 施改 吾昔以信人

之心無忌于左右深爲東郡太守王機防輔吏倉緝等在所

誣白獲罪聖朝身輕于鴻毛而誦重于泰山賴蒙帝主天地

之仁違百察之典議拾三千之首戾反我舊居寢我初服雲

雨之施焉有量哉及旋在國機門退掃形影相守出入二載

櫛等吹毛求瑕千端萬緒終無可言者及到雍又爲監官

所舉亦以粉若干今復三年矣然卒歸不能有病于孤者信

心足以貫于神明也昔雄渠李廣武發后關鄒子囚燕中夏

霜下杞妻哭梁山爲之崩固精誠可以動天地金石何況于

人乎今皇帝遙過鄙國曠然大赦與孤更始欣笑和樂以歡

孤隕涕咨嗟以悼孤豐賜光厚營重千金損乘輿之副竭中

黃之府名馬充殿驅牛塞路孤以何德而當斯惠孤以何功

以納斯口富而不吝寵而不驕者則周公其人也孤小人耳

深更以榮爲感何者將恐簡易之尤出于細微脫爾之愆一

朝復覆也故欲循吾往業守古初志欲使皇帝恩摩天使孤

心常存地將以全陛下厚德於孤犬馬之年此難能也然孤

固欲行取人之所難詩曰德輶如毛人鮮克舉此之謂也故

爲此合著于宮門欲使左右共觀志焉按此文本集不載

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

文選注引墨子曰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賢父不愛

無益之子

而竊位東藩又追念古之授爵祿者又而顧西有寔命之蜀

文選竊位作位竊授作受願上無而字西下有尙字

簡賢授能以鏡御四境

文選賢作良御作術

言不以賊遇于君父又若此二上

文選父下有也字士作子

必以殺身靖亂以功報主也

文選無上以字

欲得長纓纒其王又此二臣豈爲誇主而耀世哉

文選下纒字作占注謂占陟度也世下有俗字

又欲逞其才力又武臣宿將又猶習戰陣

文選是下無其字將作兵陣作也

若東屬大司馬統偏舟之任必乘危蹈險

文選舟作師蹈作臨

事列朝策又如徵才弗試

文選策作榮弗作不

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五門北出玄塞

林陽圍師曰植所述從征本傳俱不載按魏武紀建安二年

東征呂布植方六歲未必能從十二年北征烏丸十四年南

征劉表十六年西征馬超十九年南征孫權時植年二十二

太祖命守鄴所云東臨滄海疑被破喪譚在建安十年也趙

一清曰赤岬赤壁也赤壁亦作赤折岬字或折字之誤謂征

劉表滄海東海也謂平青兗冀三州五門謂削平韓遂馬超

宋建之屬玄塞廬龍之塞謂橋城之役皆魏武親歷之事

而功銘著于鼎鐘

文選鼎作景

絕纒盜馬之臣救楚趙以濟其難注秦穆公有故盜馬事趙則未問蓋以秦亦趙姓故互文以避上秦字也

何焯曰秦本紀蓋廉子季勝之後造父幸于周穆王以趙城封造父造父族由此爲趙氏蓋廉子惡來之後非子以造父之寵皆蒙趙城爲趙氏

則伯樂昭其能又則韓國知其才

文選無兩則字

夫臨博而企竦聞樂而竊忤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

沈欽德曰道謂博道也列子說符注古博經曰博法一人相對坐向局局分爲十二道兩頭當中名爲之六記吳王葬太子與景帝博爭道

榮燭末光

文選榮作瑩 張鼎曰瑩古字本作榮

誠與因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又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

文選此下有必知爲朝主所笑聖人不以人廢言伏惟陛下少垂神聽臣則幸焉二十六字 何焯曰于時人民稀少東西並薦饑餉是憂若屢戰敗魏將不能復文且植自料才武猶不後于真休故懇懇求試誠不忍爲秦越之視也

恩昭九族羣后百寮

文選族作親后作臣

兄弟乖絕吉凶之問疑

文選乖作乖 余蒞客曰本傳詔報云本無禁錮諸國通問之詔也矯枉過正下吏懼譴以至於此耳

退惟諸王

文選惟作省

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又若以臣爲異姓

文選作臣伏自思惟豈無錐刀之用若下無以字

駙馬奉車

張雲璈曰駙馬猶言車駕之副自魏何晏尙金城公主拜駙馬都尉後世遂惟尙主者拜此官

乃臣丹誠之至願

文選誠作情誤也

終懷夢我罔極之哀

何焯曰此謂太皇太后四年崩也

崩城陷霜

後漢書袁紹傳云昔有襄歎而霜隕悲哭而崩城言

然向之者誠也竊自比于蔡邕

文選向上有終字竊上有臣字比下無字字

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

文選脫上一句

故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

文選無故字

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

按此史記孟嘗君語

偃武行文之美 賜領吏之間

殿本考證云冊府元龜行文作修文閣作開

殿風后之奇

潘門撮當作提

屈平曰國有騷而不知乘焉舉而更索

按此宋五九辨第八章之詞子建云屈平諫

帝輒優文答報

文館詞林載魏明帝答東阿王論邊事詔曰覽省來書至于

再三朕以不德累遭旻因聖祖皇考復見孤棄武宮皇后復

即玄宮重此哀榮五內傷制又以眇身聞于從政是故二寇

未誅黔首元元各不得所雖復兢兢坐而待旦懼無云益王

俛仰帝室朕深賴焉何乃謙卑自同三監知吳蜀未息而海

內虛耗為憂又慮邊將或非其人請所開論朕敬德之高謀

賈策思聞其大按植集無論邊事表或即是此篇

以小子志保家之主也欲立之

按曹子建集封二子為公謝恩章云詔書臣息男苗為高陽

鄉公志為穆鄉公又云苗志小豎並佩金紫知長子名苗而

此傳但載小子不及長子亦不可解

初植登魚山臨東阿喟然有終焉之心遊營為墓

杭世駿曰異苑云陳思王嘗登魚山臨東阿忽聞巖岫裏有

誦經聲清迥深亮通谷流響澗然有靈氣不覺歎為祀歌

有終焉之志即效而則之今梵唱皆植依聲所造 又曰各

勝志稱曹子建墓在通許縣之七里園成化九年大水崩崩

邱今之祀縣即通許四十里而近豈植真葬斯地邪

子志嗣徙封濟北王 累增邑並前九百九十戶

陳景雲曰魏室諸王至正元景元開皆增封邑其戶皆至

累千即如平陽成武二公亦皆踰千戶矣 或下陽公名懿見

公名懿見 思王初封于陳已有邑三千五百戶至子志嗣

爵又累增增邑乃並前計之止有九百九十戶此必傳寫有

所脫誤也

撰錄植前後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副藏內侍

隋書經籍志列女傳頌一卷曹植撰 四庫全書總目云曹

子建集十卷魏曹植撰案魏志植本傳最初中撰錄植所著

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副藏內外隋書經籍志載陳思王

集三十卷唐書藝文志任二十卷然復曰又三十卷益三十

卷者隋時舊本二十卷者為後來合併重編實無兩集鄭樵

作通志略亦併載二本且並作國史經籍志遂合二本卷數

為一稱植集為五十卷謬之甚矣陳振孫書錄解題亦作二

十卷然振孫謂其間頗有采取御覽書鈔類聚中所有者

拓而成已非唐時二十卷之舊文獻通考作十卷又併非

陳氏著錄之舊此本目錄後有嘉定六年癸酉字猶從宋宣

宗時本翻雖蓋印通攷所載也凡賦四十四篇詩七十篇雜文九十二篇合計之得二百十篇較魏志所稱百餘篇者

其數轉溢然殘篇斷句錯出其間如鶴雀蠅蝸二賦均采自藝文類聚藝文類聚之例皆標某人某文曰云云編是集者

遂以曰字爲正文連于賦之首句殊爲失攷又七哀詩晉人采以入樂增減其詞以就音律見宋書樂志中此不載其本

詞而載其入樂之本亦爲舛謬棄婦篇見玉臺新詠亦見太平御覽鏡銘八字反覆頓倒皆叶韻成文實爲回文之祖見

藝文類聚皆棄不載而善哉行一篇諸本皆作古辭乃誤爲植作不知其下所載當來日大難卽當此篇也便此爲植作

將自作之而自擬之乎至于玉臺表詩藝文類聚作魏文帝邴凱坦齋通編據舊本玉臺新詠稱爲植作今本玉臺新詠

又作王宋自賦之時則畧說異同應宜附載勸勵參攷乃竟遺漏亦爲疏略不得謂之善本然唐以前舊本既佚後來刻

植集者率以是編爲祖別無更古于斯者錄而存之亦不得已而思其次也

注及受禪改封鄆城公

曹志傳云陳思王孽子立以爲嗣改封濟北王武帝受禪降爲鄆城縣公

注至于植者乃合楊修以倚注遇害一儀以希意族滅

按通鑑引魚豢語至于植者下有豈能與雜四字此注傳意

脫漏以致上下文氣不屬應校添

晉書 王 早薨黃初二年追封諡懷公太和三年又追建爵爲

王 邵晉涵曰三王以母弟故別爲卷後卷以母貴賤爲六其猶

春秋之義歟 殿本考證云意元本作慧

時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咸莫能出其理

沖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校可知

矣太祖大悅卽施行焉 何焯曰孫策以建安五年死時孫權初統事至建安十五年

繼遣步騭爲交州刺史士燮率兄弟奉承節度此後或能致

巨象而倉舒已于建安十三年前死矣知此事之吳飾也置

水刻船疑算術中本有此法 邵晉涵曰能改者漫錄引村

子所載燕昭王大豕命水官浮舟而量之事已在其前

年十三是安十三年疾病太祖親爲請命及亡甚甚

曹子建集倉舒誄云建安十二年五月甲戌童子倉舒卒乃

作誄曰於惟淑勇懿矣純良諷豐令質荷天之光既哲且仁

爰柔克剛彼得之容茲我率行宜逢分祚以永無疆如何吳

天凋斯俊英嗚呼哀哉惟人之生忽若朝露促促百年壘壘

行暮矧爾旣天十三而卒何辜于天贊命不遂

從封冠軍公 從封己氏公

一統志云冠軍故城在鄆州西北四十里 明史志云曹州

曹縣東南有漢已氏縣春秋時戎州已氏之楚邱邑也

孫坐于中尚方作禁物削戶三百

沈欽韓曰續漢志尚方令掌上手工御刀劍諸好器物

通典云漢末分尚方爲中左右三尚方

彭城王 封范陽侯

一統志云范陽故城在保定府定興縣南

注 列書載璽書曰

殿本考證云列書疑當作魏書

三年復所削戶邑正元景元中累增邑並前四千六百戶

按前鄴哀王冲傳云命宛侯據子琮奉冲後又後鄴戴公整

傳云以彭城據子範奉整後則據必非無子者本傳不言莫

于何時子某嗣恐有脫文

三國志旁證卷十五

長樂梁章鉅撰

蓋王常道鄉公奐字之千八繼大宗

按奐既八繼大宗而本傳亦不言莫于何時子某嗣此與彭

城王傳同一疏脫

漢穆王 建安十六年封饒陽侯

錢大昕曰武帝紀注引魏書封子豹爲饒陽侯又魏略云杜

夫人生沛王豹見文而此傳亦稱林爲杜夫人生是林一名

豹猶趙王幹一名良也

中山恭 哀獨譚思經典又文學防輔

殿本考證云譚疑當作覃 潘眉曰魏制諸王在國禁防嚴

密朝廷特設防輔監國之官以伺察之此文學防輔是也

東平獻頌

後漢書東平王蒼傳云蒼上光武受命中興頌帝甚善之以

其文典雅特令校書郎賈逵爲之訓詁

又遣太妃沛王林並就省疾

太妃杜夫人也林與袁同母

趙王 幹傳徙封賴亭侯又改封弘農侯

續漢志云汝南郡袁信侯國有賴亭 顯祖禹曰光州商城

縣南有賴亭 一統志云弘農故城在陝西靈寶縣南

注 魏略曰幹一名良良本陳妾子良生而陳氏死太祖令王夫

人養之良年五歲而太祖疾困遣令語太子言此兒三歲亡母

五歲失父以累汝也

錢大昕曰魏略稱賈五歲失父當生于建安二十一年丙申
矣然二十年已封亭侯則五歲之說未得其實裴松之言楚
王彪大幹二十歲據彪以嘉平三年賜死年五十七推其生
年當在興平二年乙亥幹少于彪二十歲當以建安二十年
乙未生也 侯康曰陸士衡弔魏武帝文云持姬女而指季
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與此文合則季豹疑即幹之
小名也而李善注引魏略云太祖杜夫人生沛王豹致魏志
沛穆王林建安十六年封饒陽侯本不名豹且建安十六年
已受封則曹公薨時年未甚幼累汝之言似亦未合魏略誤
也武紀注引魏書封豹為饒陽侯誤與魏略同當以陸士衡
之文正之後漢書考異疑林一名豹恐非

近東平王復使屬官歐壽張吏

錢大昕曰歐當作段東平靈王傳作樹

楚王 鹿傳元年為有司所奏

殿本考證云元年上疑脫青龍二字

彪乃自殺

錢大昕曰彪之有罪賜死本紀在嘉平三年此作元字誤

國除為淮南郡

錢大昕曰漢之楚國在彭城魏之楚國善治壽春即英九江
郡也黃初二年封子嵩為淮南公以九江郡為國三年進爵
為王明年嵩徙封陳當即為淮南郡矣太和六年彪封楚王

又改郡為楚國彪王二十年以罪廢後為郡也
其封彪世子嘉為常山真定王

錢大昕曰嘉以罪人之子紹封不應獨爵一大郡前後疑有

衍文

同聲無異辭

殿本考證云嚮元本作嚮

東平 王 魯傳奉叔父明陵哀侯王後

殿本考證云王一本作玉 趙一清曰王字衍

注 翁撰解寒食散方與皇甫謐所撰並行于世

按隋書經籍志梁有皇甫謐書欽論寒食散方一卷即此然

則翁亦作欽也

樂陵王 業傳故姬姓有未必侯者

沈欽韓曰荀子儒效篇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

居五十三人周之子孫皆不狂惑者莫不為天下顯諸侯按

此則姬姓固有未封者也

如聞茂頃來少知悔昔之非

錢大昕曰如疑當作加

贊良王 協傳謚曰經殤公

錢大昕曰協之封贊已是追封不聞改封于經疑經字衍

北海 王 贊傳以琅邪王子贊奉製後

錢大昕曰魏惟范陽閔王矩之嗣王敏于太和六年改封琅

邪此琅邪王子即敏之子也子上當有敏字

漢書紀嘉平元年葬

齊王紀嘉平二年十二月甲辰東海王霖薨此作元年誤

注 魏氏春秋載宗室曹同上書

趙一清曰後漢書百官志臣昭曰後漢彌循前跡本枝之援少固若使漢分兩越置二三親國剖吳楚樹數四列藩割遼海而分皇枝開關蜀而王子弟使主尊顯依漢初之貴民無定限許滋養之富若有昏虐之嗣可得廢而不得削必傳劉氏民信所奉發其侵伐兼并之釁峻其他族篡奪之科制其入貢輕重之法疏其來朝往復之數君君臣臣永許百世之期一國之民長無遷動之志四方得志聽離官列封懷賢抱智隨所適樂土遷弱相伴遠近相推舉其大歸略其小滯與其畫一班之海內天子之朝自非異姓僭奪不得與勤王之師諸蕃國自非雜互篡主不降討伐之詔犬牙相經共為嚴國雖王莽善盜將何因而敢竊曹操雄勇亦安能以得土斯無俟極聖然克行明賢識亦足立故父子首足也昆弟四支也當使筋骨髓血動靜足以相勝長短大小幹用足以相衛豈有割脛致腹取骨肉以增頭刻背露骨剝膏腴以裨頡而謂顛顛魁岸可得比壽松喬喉咽擁腫必能長生久視哉漢氏得之微猶能四百載魏人失之甚不滿數十年按昭此論與同書相發故附錄其切于漢魏之交者

又 昔夏殷周歷世數十 又 暨于戰國 又 憂懼滅亡

文選周下有之字于作乎憂懼作救于

又 四十餘年

何焯曰四字從漢書諸王表當作三 胡果泉師曰周赧王五十九年卒徐廣曰乙巳也自此歲至始皇二十六年庚辰始并天下中間固三十五年海內無主也

又 蠶食九國

按蠶食一本作薦食

又 以為小弱見奪 又 功臣無立錫之地

文選作將以為以弱見奪地作土

又 封子弟功臣千有餘城

文選城作歲城元首此文出于史記秦始皇本紀彼固作歲也又孝文本紀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漢書作皆且千歲蓋當時語自如此作千有餘城句本未協

至于身死之日 又 胡亥少習刻薄之教 又 而乃師譚申商

文選無于字刻作尅讀作誤

又 劉項弊之于後 又 遂成帝業

文選弊作斃遂作而

又 而天下所以不傾動 又 投命于內

文選不下有能字投作受

又 大者跨州兼郡 又 兆慶高帝豐鍾文景

文選兼郡作並城帝作祖鍾作成

又 下推恩之命 又 至于真平

文選命作命于作乎

文選命作命于作乎

又解印釋紱又徒權輕勢弱又豈非宗子之力也

又文選紱作縷徒下有以字也作耶

又大魏之興于今二十有四年矣

又何焯曰魏興二十四年乃齊王芳正始四年也又六年為嘉

平元年曹爽誅滅魏祚遂移

而不改于敬述又為萬世之業也又備萬一之處也

又文選于作其世作代庚作處

又有武者必置百人以上又以扶之者眾也

又文選置下有于字扶上無以字

又而何暇繁育哉又危急將若之何

又文選無而字若作如

又王案曾祖父注張璠漢紀曰龔字伯宗有高名于天下初山

陽太守辭勸喪妻不哭將殯臨之曰幸不為天復何恨哉及龔

妻卒龔與諸子並杖行服時人或兩譏焉

又沈欽韓曰辭勸慕莊子之達生判合之親喪同行路固可譏

矣若龔率由典禮齊衰期杖十五月而禫期喪之重未有過

又二妻子者于龔何所譏乎

又父謙為大將軍何進長史

又按謙之歷官不可攷曹子建作王仲宣誄云伊君顯考奕葉

佐時入管機密朝政以治出臨朔岱庶績咸熙蓋亦當時一

顯宦矣

又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乃之荊州依劉表

後漢書王鳴傳云劉表年十七從鳴受學以故祭往依之

太平御覽卷百八十引襄河記云王祭宅在襄井猶存 文

選注引盛弘之荊州記云當陽縣城樓王仲宣登之而作賦

表以祭貌廢而體弱通說不甚重也注通說者簡易也

又沈欽韓曰淮南子本經訓其行悅而順情注悅簡易也按魏

文帝云仲宣善于詞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彼論文此實

言體羸然卓仲將云仲宣傷于肥瘠又非體弱者也 按章

語見下陳雷路粹注

博物多識問無不對

又太平御覽卷五百五十九引異苑云魏武北征蹋頓升嶺眺

矚見一岡不生百草王祭曰必是古冢此人在世服生墓后

死而后性熱蒸出外致卉木焦滅命即鑿之果得大墓有禁

石滿壁

時舊儀廢弛興造制度祭恆典之

又何焯曰以此獨為祭立傳 按晉書樂志云漢巴渝舞歌曲

其辭既古莫能曉其句度魏初乃使軍謀祭酒王祭改創其

詞祭問巴渝帥李管種五歌曲意試使歌聽之以攷校歌曲

而為之改為予渝新福歌曲弩渝新福歌曲安臺新福歌曲

行辭新福歌曲行辭以述魏德黃初三年又改巴渝舞曰昭

武舞至景初元年尚書奏攷覽三代禮樂遺曲據功象德奏

作武始威照章斌三舞皆執羽籥 宋書樂志云晉初有柘

槃舞王祭七釋云七槃陳于廣庭是也

不法處沒疑要注曰漢末喪亂絕無玉佩魏侍中王粲識舊佩
始復作之今之玉佩受法于粲也

疑要二字恐誤當作沈錄注校太平御覽卷六百九十二服
章部佩類乃未引此

鍾繇王朗等雖各爲魏卿相

殿本考證云各宋本作名

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

附書經籍志尚書釋問四卷去伐論集三卷王粲撰又集十

一卷 困學紀聞云顏氏家訓稱王粲集中雜鄭玄尚書事

今僅見于唐元行沖釋疑自注王粲曰世稱伊雒以東淮漢

以北康成一人而已咸言先儒道闕鄭氏道備粲竊嗟怪因

求所學得尚書注退思其意皆盡矣所疑猶未論焉凡有

二篇館閣書目彙集八卷詩賦論議垂六十篇按金樓子云

王仲宣昔在荊州著書數十篇荊州城盡焚其書今在者一

篇知名之士咸重之蓋卽登樓賦也

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時年四十一

按曹子建諫文云建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戊申魏故

侍中關內侯王君卒

粲與北海徐幹字偉長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字元瑜汝

南應瑒字德璉瑒音徒暖反東平劉楨字公幹並見友善

隋書經籍志有徐幹中論六卷集五卷陳琳集三卷梁有十

卷阮瑀集五卷應瑒集一卷梁有五卷劉楨毛詩義問十卷

詩四卷

惡惡止其身何可上及父祖邪琳謝罪

太平御覽卷五百九十七引魏書琳謝曰矢在弦上不得不

發

注典略曰琳作諸書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頭風是日疾

發臥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數加厚賜

按琳檄草愈頭風此歸太祖後事而世專指袁本初之檄文

殊失其實蓋卽前明小說家之謔言也

注華嶠漢書曰瑒祖奉字世叔才敏善誦故世稱應世叔讀

書五行俱下若後序十餘篇

按後漢書應奉傳作漢書後序此但言後序語似未足

又子劭字仲遠亦博學多識尤好事諸所撰述風俗通等凡百

餘篇辭雖不與世服其博聞

四庫全書總目云風俗通義十卷漢應劭撰攷隋書經籍志

風俗通義三十一卷應劭撰唐書藝文志應劭風俗通義三

十卷宋文總目讀書志書錄解題皆作十卷與今本同各卷

皆有總題各有散目總題後略陳大意而散目先詳其事

以謹案云云辨證得失皇霸爲目五正失爲目十一愆祿爲

目九過與爲目八十反爲目十音聲爲目二十有二窮通爲

目十二祀典爲目十七怪神爲目十五山澤爲目十九其自

序云謂之風俗通義言通于流俗之過謬而事該之于義理

也後漢本傳稱撰風俗通以辨物類名號識時俗疑不知

何以刪去義字或流俗省文如白虎通義之稱白虎通史家因之歟其書因事立論文辭清辨可資博洽大致如王充論衡而敘述簡明則勝充書之冗漫也按此書今分一百二十八日與史經百餘篇合其只稱風俗通則自後漢三國已然不始于今日惟此引華嶠語辭雖不典蓋當時頗有駁詞不可得其左證矣

續以不敬被刑竟署吏

太平御覽卷四百六十四引文士傳云劉楨性辯捷文帝常請同好爲主人使甄夫人出拜坐者皆伏而楨獨平視如故武帝使人觀之見楨大怒命收之主者秦楨大不恭應死減一等輸作部使磨石武帝嘗至尚方觀作者見楨故環坐正色磨石不仰武帝問曰石何如楨因得喻己自理跪對曰石出自荆山元殿之下外有五色之章內含卞氏之珍磨之不加鑿雕之不加文稟氣堅貞受並自然順理在屈紆纒獨不得申武帝顧左右大笑即日還宮赦楨復署吏

注典略曰文帝常賜楨麻落帶其後師死欲信取以爲像

沈欽韓曰淮南主術謂趙武靈王員帶鑄錫注錫說讀曰私鉞頭二字三音也曰郭洛帶按私鉞卽趙策武靈王賜周紹之師比漢書匈奴傳之犀毗帶鉤也楚辭大招小腹秀項若鮮卑員王遠注鮮卑帶帶頭也東觀記卽遼傳謂賜金剛鮮卑提帶一具親卽製字也漢書注報曼曰鮮卑郭洛帶瑞獸名也東胡好服之曼以郭洛帶爲瑞獸瑞不可致知此帶出于鮮卑胡明矣張華爲

廊設鈎爲結作廊落者是

又楨衡平視

沈欽韓曰曲禮注平視謂視面也

自願川郡郿涇注魏略曰涇一名竺字子叔博學有才章又善倉雅蠹篆許氏字指

後漢書江式傳云陳留郡郿涇與張揖同時博古閑藝特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閑理有名于搢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二字石經于漢碑之西其文蔚炳三體復宣核之說

文家然大同而古字少異錢大昭曰倉者倉頡篇也雅者爾雅也蠹蠹書篆篆許氏者卽說文解字字指者卽劉劭傳注所謂古今字指也倉雅之稱始見于此

又初平時從三福客荆州

何焯曰世傳魏正始中所立一字石經乃郿郿涇言自漢獻

帝初平元年庚子至曹魏邵陵厲公正始元年庚申已五十年使子叔以弱冠避難荆土已應七十餘安得精力猶滿

書七經于石也

又燥訛傅粉又五椎銀

沈欽韓曰後漢書方術傳拍面汗出因以著粉按感汗出以

溷反入毛孔著粉使燥也又曰五椎銀蓋卽華佗之五禽戲唐六典太常寺有按摩博士掌教授按摩生十五人以消息

導引之法除人八疾

又下是乃更著衣噴整儀容

又下是乃更著衣噴整儀容

又下是乃更著衣噴整儀容

又下是乃更著衣噴整儀容

又下是乃更著衣噴整儀容

又下是乃更著衣噴整儀容

明監本脫儀字今 殿本已補正

又清作投壺賦千餘言奏之文帝以爲工

藝文類聚卷七十四鄧鄠渚投壺賦云古者諸侯開于天子

之事則相朝也以正班爵講禮獻功于足乃崇其威儀恪其

容制繁登降之節盛掛拜之數机設而弗倚酒澀而弗泉肅

肅濟濟其性敬焉敬不可久禮成于祗乃設大射否則投壺

也茲華堂處氏所鑄厥高二尺盤腹修頸飾以金銀文以雕

鏤其心必具距筵七尺傑焉植射矢維二四或栢或棘豐本

後未調勁且直執竿奉中司射是職曾孫侯氏與之乎皆得

然後觀夫投者開習察妙巧之所極駉駉聯屬爰發免發翻

翻隼集不盈不縮應壺順人何其善也每投不空四矢退効

既入驪出荏其僂仰俯僂趨下餘勢振掉又足樂也擬議于

此命中于彼動之如志靡有違也譬諸爲政羣職罔弛左右

畢投効奇數鈞列置功等善告賢三載考績幽明始分也

比投不釋增是自遠雖往有功義所不貴春秋貶鞮亦猶是

類也若乃撮矢作騁異振聯取一往納二巧無與攜斯乃絕

倫之才尤異之首也柯列蒞布匪罕匪網雖就置猶弗然矧

迴絕之所投惟其巧之妙麗亦希世之寡傳測心術于混冥

適容體于便安紛縱奇于施舍顯必中以微愧悅舉坐之耳

目樂眾心而不倦瑋瑋百變惡可窮讀 投魏略稱千餘言

而此不及四百言蓋藝文類聚節錄也

著欽其所與太子書記帳轉意率皆巧麗

文選繁休伯與魏文帝賡注引文章志云繁欽字休伯顯

人少以文辯知名以豫州從事稍遷至丞相主簿卒文帝

集序云而征余守譙繁欽從時辭訪車于能喉嚨與篇同音

賡還與余而盛歎之雖過其實而其文甚麗 按此注記下

疑有誤當卽是訪車子事而訛脫其字也

注以高才與京兆嚴像又諸如此輩

訪或傳像作象 殿本考證云宋本畫作車

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例

趙一清曰典論七子數孔融今傳無文舉而無七人未知所

數更屬何人詳傳仲宣以下祇得六人耳

場弟珠璣子貞

隋書經籍志應璩集十卷梁有錄一卷又有應璩書林八卷

應貞集一卷梁五卷又注應璩百一詩八卷

注璩字休璩博學好屬文曹爽秉政多違法度璩爲詩以諷焉

其言雖顯諧合多切時要世共傳之

文選應休璩百一詩注引張方賢楚國先賢傳云汝南應休

璩作百一篇詩談切時事備以示在事者咸皆怪愕或以爲

應焚棄之何晏獨無怪也然方賢之意以有百一篇故曰百

一李充翰林論曰應休璩五言詩百數十篇以風規治道蓋

有詩人之旨焉又孫盛晉陽秋曰應璩作五言詩百三十篇

言時事頗有補益世多傳之據此二文不得以一百一篇而

稱百一也今書七志曰應璩集謂之新詩以百言爲一篇或

謂之百一詩然以字名詩義無所取據百一詩序云時謂曹爽曰公今聞周公巍巍之稱安知百慮有一失乎百一之名蓋異于此也

瑀子籍注大將軍司馬文王常保持之

何焯曰司馬昭謂嗣宗至慎在李通傳注中

時又有譙郡嵇康文辭壯麗注撰錄上古以來聖賢隱逸遊心遺名者集爲傳錄自混沌至于管虛凡百一十有九人

劉知幾曰嵇康高士傳其所載若廣矣而顏回遺愛獨不見書蓋以二子雖樂道遺榮安貧守志而拘忌名教未免流俗

也夫回是棄而揚董雅升可謂識二五而不知十也又曰高士傳取莊子楚辭二漁父事合成一篇以圍吏之寓言騷

人之假說定爲實錄豈非惑哉

注虞預晉書曰康家本姓奚會稽人先自會稽遷于濶之鍾離改爲嵇氏取稽字之上山以爲姓蓋以志其本也

殿本考證云元本作取稽之上加山以爲姓多一加字

魏氏春秋曰大將軍嘗欲辭康康避之河東及山濤爲逆曹郎舉康自代康答書拒絕因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怒焉初康與東平呂昭子巽及巽弟安親善自巽淫安

妻徐氏而譏安不孝因之安引康爲證康義不負心保明其事安亦性烈有濟世志力鍾會勅大將軍因此除之遂殺安及康

康臨刑自若援琴而鼓既而歎曰吾自是絕矣時人莫不哀之徇康采藥于汲郡共北山中見隱者孫登康欲與之言登默

然不對論時將去康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于今之世

世說雅量篇注引文士傳云呂安罹事康詣獄以明之鍾會

廷論康曰今皇道開明四海風靡遵師無詭隨之民街巷無

異口之議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輕時傲世不爲物

用無益于今有取于俗昔太公誅華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

負才亂羣惑眾也不誅康無以清潔王道于是錄康閉獄

臨死而兄弟親族咸與共別康顏色不變問其兄曰向以琴

來不邪兄曰以來康取調之爲太平引曲成嘆曰太平引于

今絕也 又云嵇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

陵散曲終曰袁孝尼嘗請學此散吾新固不與廣陵散于今

絕矣

又康所著諸文論六七萬言皆爲世所玩詠

隋書經籍志嵇康撰春秋左氏傳音三卷聖賢高士傳贊三

卷養生論三卷嵇康集十三卷梁十五卷錄一卷

又其後大將軍西征太子南在孟津小城異質書

殿本考證云大將軍將字疑衍 顧祖禹曰漢平陰縣城北

有河津曰小平津津上有城靈帝時河南八關之一也晉承

嘉末傅祗保孟津小城或曰卽小平津

又每念昔日南皮之游

太平寰宇記卷五十六云章武有北皮此故曰南皮魏書云

文帝爲五官中郎將射雉于南皮此地也

晉甘瓜 形泉沈朱李于寒冰

太平寰宇記卷六十五云寒冰冰井在南皮縣西一里魏文帝

書云沈朱李于寒冰即此井也又有譙友臺在縣東二十五

里魏文帝築此臺譙友故名焉又台射雉臺

又謂百年已分長共相保又何時復類昔日又年已三十在軍

十年又吾德雖不及年與之齊

又選長上有可字何時上有志意二字年已三十八字作年

三十餘在兵中十歲及下有之字齊下有矣字

又拜北中郎將又太和初入朝

又類聚卷六十八引吳質別傳云質為北中郎將朝京師

上歡喜其到比至家問訊相續詔將軍列函簿作鼓吹蓋關

而止

又質自以不為本郡所饒謂司徒董昭曰我欲溺鄉里耳昭曰

君且止我年八十不能老為君溺攢也

殿本考證云攢宋本作積 錢大昕曰董昭吳質皆濟陰人

質欲溺鄉里則昭亦在應湧之內故云溺攢

注質別傳曰帝嘗召質及曹休歡會命郭后出見質等帝曰卿

仰諸視之其至親如此

按劉栢生平視甄夫人輪作而子桓復使吳質諦視郭氏曹

氏家法可知矣

魏國既建拜侍中與王粲並典制度

衛

趙一清曰南齊書禮志序云魏氏籍漢末大亂舊章珍滅侍

中王粲尙書衛凱集創朝儀而魚豢王沈陳壽孫盛並未之詳也

進封關鄉侯三百戶

趙一清曰今河南陝州閩鄉縣是隋開皇十六年置縣閩本

從門中旻訛為門中受建安中改作聞見漢書武五千傳

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事遂施行

晉書刑法志云衛凱奏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事遂施行然

而律文煩廣事比眾多難本依末決獄之吏如廷尉獄吏范

洪受囚緝二大附輕法論之獄吏劉象受屬傷考因張茂物

故附重法論之洪象雖皆棄市而輕枉者相繼

說歷漢魏時獄忠言率如此

侯康曰古文苑載魏衛此字依脫故侯牌陰文云詔令雜駁

議上封事一百餘條

凡所撰述數十篇好古文為篆隸草無所不善

侯康曰魏衛敬侯牌陰文云所著述渥字有誤倉頡家碑大篆書在

等甚多皆已失墜所注孝經固而二字倉頡家碑大篆書在

左馮翊利陽亭南道旁及華山下亭碑增算狀殿叔時碑魏

大費碑羣臣上尊號奏及受禪石表文並在許繁昌尊號奏

鍾元常書受禪表觀並二字不有誤魏即敬侯名碑文上稱

不費義亦金針八分書也 王僧虔能書人名錄云衛凱善草及

古文略盡其妙草體微瘦而筆跡綺熟

尙書右丞河南潘勗

太子御覽卷四百七十六引王隱晉書云潘勗字元茂值軍荒節曲之家從兒渠帥皆素服重名共相率送迎道路所在爲饋以供行資勗隨主人多少口率均分無有尊卑優劣若所賦已盡偶有不足則推己之勞以周未徧父老有頌之曰且貴且富有南山之壽吾仍得與潘元茂又曰恩不可忘無如表潘鄩

劉南陽安眾人也

洪亮吉曰安眾漢舊縣有安眾港水經注魏武城張繡于此別傳載廣道路爲騰謝劉表曰考初過蒙分遇榮授之顯考刻之愛已甚

潘岳曰此兩云考刻當是廩之父名菊耳

屈而從人于治雖失計其聲譽必集也

明監本屈作闕誤今 殿本已改正

廣著書數十篇及與丁儀共論刑禮皆傳于世

隋書經籍志政論五卷魏侍中劉廙撰又集二卷 藝文類

聚卷五十四引魏丁儀刑禮論云天垂象聖人則之天之爲

歲也先春而後秋君之爲治也先禮而後刑春以生長爲德

秋以殺戮爲功禮以教訓爲美刑以威嚴爲用故先生而後

殺天之爲歲先教而後罰君之爲治也天不以久遠更其春

冬而人亦得以古今改其禮刑哉太古之世民故質樸質樸

之民宜其易化是以中古之君子或結繩以治或象刑惟明

夏后肉辟民轉茲許刑彌盛繁禮亦如之由斯言之古之刑

省禮亦宜略今所論辨雖出傳記之前夫流東源不得西景正形不得傾自然之勢也後世禮刑俱失于前先後之宜故自有常今天先刑者用其末也由禮禁未然之前謂難明之禮古人不能行也按如所云禮嫂叔不親之屬也非太古之禮也所云禮者豈此也哉古者民少而獸多未有所爭民無患則無所思故未有君焉後民禍多強暴弱于是有賢人焉平其多少均其有無推逸取勞以身先之民獲其利歸而樂之樂之得爲君焉夫刑之記君也精其筋力民畏其強而不敢校得爲君也恐上古未具刑罪之品設逃亡之法懼彼爲我而以勇力侵暴于己能與刑校不能歸奉之明矣且上古之時賊耳非所謂君也上古雖質宜所以爲君會當先別男女定夫婦分土地班食物此先以禮也夫婦定而後禁淫焉貨物正而後止竊焉此後刑也

以弟子卓嗣 卓子喬字仲彥

潘岳曰仲彥唐書宰相世系表作伯彥

國志勿證卷十五終

長樂梁章鉅撰

對劭字孔才

潘眉曰楊慎集引宋庠曰劭从口說文高也故字孔才馮子周公之才之劭是也三國志作劭或作邵从邑皆非按本傳作劉劭荀或傳注作劉邵皆傳寫之誤晉刑法志散騎常侍

劉劭从口作邵

諸侯旅見天子及門不得終禮者四又不為變豫廢朝禮者

宋書禮志及門作入門變下有異字

注 豈是將處天災罪已之謂

處一本作搜今 殿本已改正

又 浩從之竟卻會

宋書禮志云晉武帝咸寧二年四年並以元旦合朔卻元會改魏故事也康帝建元元年太史上元日合朔朝土復疑應卻會與舌廣冰輔政寫劉劭議以示八座蔡謨著議非之于

是冰從限議遂以卻會

受詔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作皇覽

盧明楷曰楊俊傳注引魏略云王家領秘書監受詔撰皇覽數歲而成又文帝紀云使諸儒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千餘篇號曰皇覽則劉劭王象俱在撰集之列並非專出一手也

按隋書經籍志皇覽繆卜等撰又有何承天徐爰合本蓋仍魏之舊各漸增加唐以後書中所引大抵皆何徐合本故

唐志祇載何徐皇覽也 邵晉脩曰類書疑始于此按楊俊傳注中所引魏略皇覽凡十餘部部有數十篇通合八百餘萬字乃王象一人撰集與此互異

與議郎庾亮荀詵等定科令作新律十八篇著律略論

太平御覽卷六百三十八引劉劭律略云剛舊科采漢律為

魏律懸之象魏

劭嘗作趙都賦明帝美之詔劭作許都洛都賦

藝文類聚卷六十一有劉劭趙都賦而許都洛都二賦不傳

輒作都官考課七十二條又作說略一篇

通典云劉劭作都官考課之法七十二條考覈百官其略欲

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效然後舉奏或辟公府為視人

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秩而加賜爵焉

凡所撰述法論人物志之類百餘篇

隋書經籍志劉劭法論十卷人物志三卷集一卷

注 先賢行狀曰穆斐字文雅

太平御覽卷四百九十六引皇甫謐達士傳云當引七達士傳

斐字文雅代修儒學繼踵六博士以經行修明學士稱之故

時人為之語曰素車白馬繆文雅又卷五百一十引梁蕭綰

孝德傳云斐將家避地濱海不以延世為以不以窮居為傷

浣衣濯冠以俟絕氣

又文章志曰繆字照伯

宋書樂志繆襲造魏鼓吹曲十二篇 隋書經籍志列女傳

讀一卷繆纂撰又集五卷

山陽仲長統漢末為尚書郎早卒皆昌言詞佳可觀省注輒以

為論名曰昌言凡二十四篇

殿本考證云佳元本作皆 後漢書仲長統傳云襲常稱統

文章足繼西京董賈劉暢 隋書經籍志昌言十二卷錄一

卷

散騎常侍陳留蘇林注博學多通古今字指

隋書經籍志梁有散騎常侍蘇林吏部尚書何晏光祿大夫

劉劭孫氏等注孝經各一卷陳留曹舊傳一卷蘇林撰又林

有漢書注見顏師古漢書敘例

光祿大夫京兆韋誕注有文才善屬辭章

隋書經籍志韋誕集三卷

陳留太守任城孫該

隋書經籍志孫該集二卷

注文章敘錄曰字德魯初上笏賦

藝文類聚卷四十四有杜摯笏賦 又太平御覽卷五百八

十一有杜摯笏賦序 隋書經籍志杜摯集二卷

又明帝時有誰人胡康年十五以異才見送又陳損益求試劇

縣詔特引見眾論翕然號為神童詔付秘書使博覽典章帝以

問秘書丞何植康才何如植答曰康雖有才性質不端必有負

敗後果以過見譴臣松之案魏朝白微而顯者不問胡康疑是

孟康康事見杜恕傳

何焯曰孟康郭后外屬始仕見輒晚為良二千石人疑其安
平人當時自有胡康也 潘眉曰胡康沛國譙人孟康安平
國安平人當別有胡康非卽孟康況孟康恩澤治績史民稱

歌胡康性質不端迥不侔合

傳北地泥陽人

元和郡縣志云盩州安定縣本漢泥陽縣在今縣理東南方

十五里泥陽故城是也

伯父異黃初中為侍中尚書

潘眉曰異字公穆傳為東曹掾劉表拜尚書郎子封關內侯

武帝十八 文帝卽王位為散騎常侍文帝紀注 懷遠將軍公類上

太和 中卒

注父充黃門侍郎

充字固見唐書宰相世系表

綴弱冠知名

隋書經籍志有北地傅氏譜一卷傳綴集二卷

注是時何晏以材辨顯于貴戚之閒鄧處好變趨合徒驚驚聲

名于閭閻而夏侯玄以貴臣子少有重名為之宗主求交于綴

而不納也又以吾觀此三人者皆敗德也

姜宸英曰夏侯泰初非何鄧比而綴概劣之緣綴是司馬之

黨故云爾非公論也

士有恆貴又未有六卿之舉

殿本考證云毛本作士有恆貴 明監本卿作鄉談

明監本卿作鄉談

明監本卿作鄉談

何焯曰傳佚疑在簿牒諸官簿牒閱也 案佚勞也簿佚謂
微勞也似不必改字而可通

晏等遂與蝦不平因徵事以免蝦官起家拜滎陽太守不行太
傅司馬宜王請爲從事中郎曹爽誅爲河南尹

晉書荀勗傳云曹爽專政何晏等欲害太常傅嘏勸營救得
免 何焯曰蝦亦一時之良然以不平免官之故自此遂爲

司馬腹心于義有所掩矣特功名之士稍循尺幅者耳 洪
亮吉曰水經注正始三年歲在甲子被發尹詔書割河南郡

縣自鞏關以東創建滎陽郡以李勝爲郡守 曹真傳注李勝
爲滎陽太守

今攷傅嘏傳爲滎陽守亦在正始時則水經注之言信也又
孫禮傳太祖時遷滎陽都尉蓋河南郡大漢末已別建都尉

至正始三年乃升作郡耳宋志晉志等皆以爲晉泰始元年
置豈魏末暫廢晉復立耶

注天下四方會利之所聚又次尹劉靜綜其目而太密

厥本考證云太平御覽引無方字 陳浩曰劉靖者劉嘏之
子也曾爲河南尹傳稱其爲政初雖如辟密終于百姓便之

有遺遺風則此靜字當作靖

注五年正月諸葛恪拒戰大破眾軍于東關

按少帝紀東關之敗在嘉平四年十二月吳志云十二月戊
午大破魏軍是年十二月丙申朔戊午二十三日也此司馬

彪戰略作五年正月恐誤

魏書王作同異錄會集而論

疾康曰晉書阮裕傳嘗問謝葛云未見四本論君試爲言之
萬敘說既畢裕以傅嘏爲長按四本論卽才性同異也

注相與綜朝事俱爲名臣
與一本作友誤今 厥本已改正

嘏以功進封賜鄉侯子祗嗣又改封祗涇原子
潘眉曰唐書世系表陽鄉作陽都誤 沈欽韓曰兩漢志及

晉志安定郡無涇原縣
注晉諸公贊曰祗字子莊嘏少子也晉永嘉中至司空

晉書傳祗傳遷司徒薨則非至司空也晉諸公贊卽其子賜
所作不應有誤疑傳寫偶論耳

惟繁等六人最見名目

按典論目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爲七子此評
所云六人則指王粲徐幹陳琳阮瑀應瑒劉楨也

補字伯緒長沙臨湘人也

按任城太守孫夫人碑云長沙人桓伯序階序字義相應似
當依碑作字伯序

今若舉四郡保三江以待其來而爲之內應

胡渭禹貢錐指云巴陵岳州府治本漢下雋縣地荆江口在

縣西北洞庭水入江處亦名西江口又名三江口元和志巴
陵城對三江口岷江爲西江澧江爲中江湘江爲南江

時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桀有寵階數陳文帝德優商長宜爲儲

副公規密諫前後懇至

太平御覽卷二百六十二引桓階別傳云上已平荊州引為

主簿每有深謀疑事嘗與君籌之或日昃忘食或夜坐徹旦

權為趙郡太守會郡寮送之上曰北邊未靖以卿威能震敵

德懷遠人故用相煩是亦寇恂河內之舉階在郡時俸盡食

醬醑上聞之數戲之曰卿家醬頗得成否邪詔曰昔子文清

儉朝不謀夕而有脯糧之秩宣子守約簞食魚膾而有加梁

之賜豈况光光大魏富有四海棟宇大臣而有蔬食非吾所

以禮賢之意也其賜射鹿師二人并給媵齊人謂媵又云階

為趙郡太守暮月之閒增戶萬餘路有遺一囊畊者舉以繫

樹數日其上取還又卷四百八十五引桓階別傳云階為尚

書令文帝行幸見諸少于無禪上拊手笑曰長者子無禪乃

抱與同乘是日拜三子為郎即使黃門齋衣三十囊賜曰卿

兒能趨可以禪矣

徙封安樂鄉侯

潘胤曰凡書法初封曰封進爵曰進封不進爵但更易邑土

曰徙封亦曰更封亦曰改封亦曰轉封桓階初封高鄉亭侯

至是進爵鄉侯宜書進封不當曰徙封夏侯尙封平陵亭侯

文帝踐祚更封平陵鄉侯不書進封而書更封與此傳同失

若曹洪封野王侯後徙封都陽侯張既封都鄉侯後徙封西

鄉侯彼皆徙封與此不同

陳羣劉備臨豫州辟羣為別駕時陶謙病死徐州迎備備欲往

羣說備曰袁術尚彊今東必與之爭呂布若襲將軍之後將軍雖得徐州事必不成備遂東與袁術戰布果襲下邳遣兵助術大破備軍備恨不用羣言

陳景雲曰是時呂布正據兖州與曹操相持何暇分兵規取

徐州及布為操所破乃東奔備已在備領徐州之明年至備

與袁術戰術誘布襲取下邳此又在布奔徐州之後一年當

羣時止可料袁術之爭徐不能逆暗呂布之為害也況備雖

名領豫州不過屯徐之小沛謙既卒而備不領州事徐州為

他人所有備亦安得有容足之處哉他日袁呂相為首尾協

領徐州此變生意外初非始議不載輕舉貪得致貽顛蹶又

何追恨之有斯實由魏史以事後而附會虛說而承祚未及

刊削之也

徙為尚書制九品官人之法羣所建也

通典云魏文帝時尚書陳羣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才乃立九

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擇州郡之賢有謙鑒

者為之區別人物定其高下又云九品之制州郡縣俱置大

小中正各以本處人任諸府公卿及臺省郎吏有德充才盛

者為之區別所管之人物定為九等其有言行修著則升進

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倘或道義虧闕則降下之或自五

遷六自六退七矣羣以吏部不能審定核天下人才士庶故

委中正銓第等級之授受謂免乖戾 太平御覽卷二百

六十五引孫楚集奏云者能漢氏本無班固著漢書序先代

智以九條此蓋記鬼錄次第耳而陳羣依之以品生人劉
毅集論曰職名中正實爲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指宜罷中
正除九品更立一代之制 晉書衛瓘傳云魏氏承頽覆之
運起衰亂之後人士流移攷詳無地故立九品之制粗具一
時選用之本耳其始造也鄉邑清議不拘爵位裏貶所加足
爲勸勵猶有鄉論餘風中間漸染遂計資定品使天下觀望
惟以居位爲貴人棄德而忽道業爭多少于錐刀之末傷損
風俗其弊不細也

進爵類鄉侯

水滸水注云滸水又南進類陰縣故城西魏明帝封司空
陳羣爲侯國

或言欲以避衰

陳絳金帶子云今魯家人死輒行課算某日魂當還輒棄屍
徹哭傾戶走鼠謂之躲衰此雖鄙謬絕有所本魏皇女淑薨
二宮上下俱東京欲衰又顏氏家訓亦云偏傍之書死有歸
殺子孫逃竄莫肯在家畫瓦書符作諸厭勝喪出之日門前
然火戶外列灰被送家鬼章斷注凡如此比不近有情之
推非齊人魏又在三國則愚魯流傳下插上惑非一日矣衰
字通書作謬今俗北方避衰而南方則迎衰也

賊地聞之以爲大衰

趙一清曰衰當作良大良謂如鼠自死也

人民至少比漢大景之時不過一大郡

侯康曰劉昭注郡國志云魏武皇帝討平天下文帝受禪人

眾之損萬有一存景元四年與蜀通計民戶九十四萬三千

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萬二千八百九十一人又案正

始五年揚威將軍朱照日所上吳之所領兵戶九十三萬二

千推其民數不能多蜀矣昔漢永和五年南陽戶五十餘萬

汝南戶四十餘萬方之于今三帝鼎足不踰二郡加有食祿

復除之民因年飢疾之難見可供役裁若一郡以一郡之人

供三帝之用斯亦勤矣則當時固以戶少爲病也 通鑑云

魏氏戶有六十六萬三千四百二十三口有四百四十三萬

二千八百八十一 趙一清曰于時蔣子通亦有是言不獨

長文也

南安太守鄧艾

明監本南安作汝南 盧明楷曰鄧艾傳云出參征西軍事

還南安太守非汝南也今 殿本已改正

姜維曰侯彌欲三道向祁山石營金城求進兵爲翅

太平寰宇記卷一百五十五云石營城在秦州長道縣南十八

里高一百丈上有石城 顧祖禹曰石營在鞏昌府西和縣

北二百里姜維出石營卽此 元和郡縣志云金城關在鞏

州城西沈欽韓曰水經注云閭駟曰河至金城縣謂之金城

河隨地爲名無置關之說要之今蘭州府卽漢之金城矣

按爲翅係鳥翅之誤後郭淮傳云討蜀護軍夏侯淵督諸軍

屯爲翅亦同此誤 胡三省曰鳥翅要地也魏屯兵守之蓋

平元年附對將句安于越上卽此地

樸樸陽積效之實

趙一清曰樸陽縣漢屬左馮翊魏省在長安東北姜維兵方

至狄道安得便可東據樸陽此蓋略陽之誤樸略音近也

故希簡白上事驛書不過六百里

沈欽韓曰初學記二十引漢舊儀驛三騎行日夜千里爲程

陳齊傳 廣陵東陽人也

潘眉曰晉書陳壽傳云臨淮東陽人壽卽矯子劉頌傳云臨

淮陳矯按晉置臨淮郡分廣陵之東陽屬臨淮故矯在魏爲

廣陵東陽人在晉又爲臨淮東陽人也

復爲魏郡轉西曹屬

殿本考證云宋本無郡字毛本無轉字

魏氏春秋曰矯本劉氏子出嗣舅氏而婚于本族徐宣每非

之庭議其闕太祖惜矯才量欲掩全之乃下令曰喪亂已來風

教凋薄詢議之言難用衰賤自建安五年已前一切勿論其以

斷前評議者以其平罪之

潘眉曰矯娶劉頌女矯本劉氏子與頌近親按太平御覽五

百四十一引魏氏春秋云司空東萊王基當世大儒豈不達

禮而納司空子忱女以姓同源異故也若如陳矯可謂姪異

源同矣 按晉書劉頌傳云頌嫁女臨淮陳矯矯本劉氏子

與頌近親出養于姑改姓陳氏中正劉友議之頌曰愛後姚

虞陳田本同根系而世皆爲婚禮律不禁今與此同義爲婚

可也友方欲列上爲陳壽所止故得不効

注 案晉書曰壽字休淵

潘眉曰裴注所引晉書乃虞預晉書今唐修晉書陳壽傳闕

字當以此補之

徐音 廣陵海西人也

一統志云海西廢縣舊志在海州南一百二十里

帝船回倒宣病在後陵波而前郡察莫先至者帝壯之

何焯曰回卽橈也古字通耳 按邵晉書亦同此說竊謂回

倒不過回旋顛倒之意以回通橈未見所出且以舟中挂帆

之木爲橈本係俗稱初不知所據也說文橈黃木可染者與

舟木何涉乎

七十有懸車之禮

沈欽韓曰白虎通致仕篇懸車示不用也公羊桓五年傳疏

云舊說日在懸與一日之暮人生七十亦一世之暮而致其

政事于君故曰懸與致仕也按淮南天文訓日至于悲哀去

息其馬是謂懸車

備註 文生以歲貢見根

捐一本作相試今 殿本已改正

夏侯惇爲陳留太守舉孫計吏命婦出冥孫以爲末世之俗非

禮之正惇怒執孫旣而赦之

按此與甄郭二后出拜可稱鼎足而三魏君臣無恥甚矣

進封康鄉侯

水經頰水注云東出隰關歷康亭城南魏明帝封孫孫爲康鄉侯此卽其封邑也

吳顏歲稱兵寇亂邊境而猶業甲養士未果尋致討者譏以百姓疲勞故也

趙一清曰上云吳蜀恃險此不得舉舉吳也疑傳寫脫蜀字尋字似衍

盧毓字子家

後漢書盧植傳注引魏志同 唐書宰相世系表作字子象續漢書曰作尙書章句禮記解詁

潘貞曰盧植傳作三禮解詁當從之植上書云臣前以周禮諸經發起樞機敢率愚淺爲之解詁是植又有周禮解詁甚明也

又 桓以老病去位隱居上谷軍都山初平三年卒

盧植傳云植以老病求歸懼不免禍乃流道從輟輟出卓果使人迫之到植不及遂隱于上谷不交人事冀州牧袁紹請爲軍師初平三年卒 顧祖禹曰都山在昌平州西北二十

里屬巒疊障奇險天開太行第八陘曰軍都卽此山也

時天下草創多遺逃故重土亡法罪及妻子亡士妻白等始適夫家數日未與夫相見大理奏棄市毓駁之 人多所駁爭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引數日下有皆字駁爭作駁易

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噉也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引作有名如畫地作餅多一有字

封一千高亭侯

潘胤曰高字宜衍高亭字相近訛復也

諡曰成侯孫藩嗣

錢大昭曰本傳毓封高梁亭侯卽封人采鄉侯進爵容城侯

高貴鄉公卽位封一千高亭侯而晉書盧欽傳云欽父毓欽襲父爲大司馬侯以吏部尙書進大梁侯卒子淳嗣魏志作

孫藩嗣晉書作子欽嗣魏志作容城侯晉書作大梁侯二說不同竊疑藩所嗣封者容城侯欽所封者卽魏志所謂封一

子高亭侯也晉書蓋誤併一侯爲一所以與魏志不合

注 溫嶠表謹清飭有文思

殿本考證云毛本清飭作清出

又 永和六年卒于胡胡中

兩胡字衍一字

和治 獨以冀州土平兵強 必有讒惡爾其中者

殿本考證云毛本兵強作民強下句無必字

太祖定荊州

定一本作奪誤今 殿本已改正

不可以一節論也

殿本考證云册府元龜作不可以一節論也 按下文云今

崇一概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卽此意儉字似檢字之訛

出爲郎中令文帝踐祚爲光祿勳

潘胤曰漢制郎中令居禁中魏制不居禁中治由侍中爲郎

中令故曰出又黃初元年改郡中令爲光祿勳時洽爲郡中令因改官名爲光祿勳與遷調有別

所謂悅武無震古人之誠也

張照曰悅武册府元龜作玩武按國語云武不可觀文不可

匪難武無震歷文不祥此必引此語自當作觀武爲是

子禽嗣 注禽音離

按禽當作禽蓋字形相近而誤注中音離可證也

禽弟適才爽開濟官至廷尉吏部尚書 注晉諸公贊曰和嶠字

長輿適之子也

陳景雲曰適當爲道高貴鄉公紀侍中和適作詩稽留卽是

此人晉書和嶠傳父適魏吏部尚書字並作適

注召李叔才鄉閭之問莫不賴勸願歎之榮

殿本考證云叔宋本作淑歎毛本作采

又勸宗人許棚沈沒榮利致位司徒舉宗莫不匍匐棚門承風

而舉官以賄成惟勸不過其門

何焯曰後漢書言許劭從社敬敬于訓訓子相並爲三公相

以能諂事宦官故自致蓋司封侯數遷請劭劭惡其薄行終

不候之棚疑相之誤也靈帝初爲三公者亦有許棚史不詳

其何所人建寧元年出大鴻臚爲司空三年免許訓爲司

徒四年調免橋玄代之是年棚代玄爲司徒名華在子將之

前蓋先賢傳失之也

又遊能江南

趙一清曰能一本作胤

常林問林伯先在否

伯先是常林父字其名無可攷

趙遷博陵太守

按博陵郡延熹元年分中山河間安平置 太平御覽卷四

百三十一引魏略云常林歷宰守刺史所在檢身節用其家

常飢乏糟糠縶弊

注肇髮決滅死

趙一清曰肇字衍下云刑竟復吏謂並被刑也何異于肇

又造船兵于岷山東所材牂柯

潘胤曰所材下疑脫爲字牂柯繫船杙也

又未是夫窮理盡性陶冶變化之實論也

殿本考證云未是夫册府元龜作未臻乎

又于敘人才不能寬

太平御覽卷二百六十五引魏略作至于敘人才不能寬大

傳乃扶持老弱詣京密山開

後漢書郡國志河南尹京密有大驪山有梅山有陘山

徒爲征南軍師

趙一清曰水經注云湍水西有魏征南軍司張爲軍司即

軍司馬如東里衣爲于崇軍司馬杜預行平南將軍領征南

軍司是已此征南軍司是魏特置之官非漢志之軍司馬也

注王象字義伯旣爲侯所知拔果有才志 受詔撰皇覽使

續秘書監象從延康元年始撰集...成藏于祕府合四十餘部都有數十篇通合八百餘篇

隋書經籍志皇覽一百二十卷錄上等撰采六百八十卷又

有皇覽一百二十三卷何承天合皇覽五十卷徐爰台皇覽目四卷又有皇覽鈔二十卷梁蕭琛鈔又王象集一卷

杜襲 典識博聞又嘗獨見至于夜半殿本考證云元本強上有聚字營上有襲字

時將軍許攸據部曲不附太祖殿本考證云此非南陽許攸也太平御覽作許遊徒襲為大將軍軍師

趙一清曰軍師之官見楊俊及趙儼裴潛等傳魏時特置增邑三百戶

殿本考證云毛本無戶字趙儼 傳時袁紹舉兵南侵遣使招誘豫州諸郡諸郡多受其命惟陽安郡不動而都尉李通急錄戶調

錢大昭曰陽安縣本屬汝南郡晉志無陽安郡惟魏志李通傳有陽安都尉劉昭注續漢志引魏氏春秋云初平三年分

二縣置陽安都尉蓋大郡置太守小郡則置都尉也通傳亦曰太守故魏略云儼與領陽安太守李通同治

紹與大將軍相持甚急趙一清曰將字衍

太祖征荆州以儼領章陵太守

侯康曰章陵本南陽屬縣洪亮吉謂章陵漢末不留其作偏後漢書劉表傳荆州八郡注稱漢官儀一為章陵初傷備做粉

太祖遣將軍劉封將軍劉捷二千入營劉乃發遣殿本考證云二千入下通鑑有注字

陳景雲曰册府元龜運存與通志同當從之如有發救之戮余為諸軍當之又便作地道箭飛書與仁

殿本考證云諸軍通鑑作諸君太平御覽前字上多射字孫權寇邊征東大將軍曹休統五州軍禦之

曹休一本作曹仁誤今殿本已改正盧明楷曰曹休傳云帝征孫權以休為征東大將軍仁未嘗為征東也

轉大司馬軍師大為大司農殿本已改正

大司馬一本作大司農誤今殿本已改正裴潛 傳河東聞喜人也魏略曰潛世為著姓父茂封列侯

潘胤曰茂封陽吉亭侯兄唐書宰相世系表按武帝紀注引獻帝起居注作陽宣亭侯

注潛為人材博有雅要谷殿本考證云要字疑衍

封廣川侯披廣疑當作濟晉書裴秀傳以高苑縣廣川城為侯國

梁傳報王弼管轄諸傳

唐書宰相世系表作字文秀魏冀州刺史麟陵武公 潘蔚

曰裴微子魏志惟見管轄傳至如傳微傳無裴微惟注引傳

子有微非傳也裴梁王弼魏志皆無傳何劭作裴梁及王弼

傳苟梁傳引子勣或傳王弼傳引子鍾會傳皆注也若據陳

志而言則當云微事見管轄傳若裴傳注而言則當云見前

或傳微鍾會管轄諸傳若據所出書而言則當云見裴梁王

弼管轄傳及傳子

入徐幹等四人載之干後又馮翊甲族桓甲田吉郭

明監本徐幹作徐韓桓田作桓甲並誤今 殿本已改正

盧明楷曰幹等即指下嚴幹李義韓宣黃朗等四人也且上

文已云徐福事在諸葛亮傳不應又云徐韓矣

建安初關中始開詔分馮翊西數縣為左內史郡治高陵以

東數縣為本郡治臨晉

錢大昕曰劉昭注續漢志不載此事

南陽堵陽人也

一統志云堵陽故城在裕州東六里

舊時治作馬排 乃因長流為水排

後漢書杜詩傳云造作水排鑄為農器用力少見功多百姓

便之章懷注云排當作葉按排與槩通吹火葉葉也治

者為排以吹鼓激水鼓之 水經穀水注云白超壘在缺門

水治以經國用遺跡尚有蓋即所謂水排也

在職七年器用充實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引七年作二年

遷封南鄉亭侯邑二百戶

潘蔚曰進封南鄉侯也衍亭字凡亭侯邑以百戶起如梁習

封中門亭侯杜畿封豐樂亭侯邑皆百戶鄉侯以二百戶起

如和治封西陵鄉侯及暨封南鄉侯邑皆二百戶又按苟或

萬歲亭侯邑二千戶王觀陽鄉侯邑二千五百戶鄉侯之封

其廣如此而邑侯有不及四分之一者亦立制之未善也

惟林安定太守孟達

陳浩曰此與蜀降人為新城太守者同名姓

方今軍旅或罷或卒

沈欽韓曰一切經音義字林猥眾也漢書溝洫志注很多也

楊文孫曰廣雅釋言猥頓也漢書注猥曲也與此異義

司隸校尉屬郡又牧守州郡所在而治

潘蔚曰屬七郡三輔三河弘農 郡一本作部誤今 殿本

已改正

魯相上言漢舊立孔子廟褒成侯歲時奉祠雍行禮必祭先

師王家出設

侯康曰後漢孔廟置百石卒史碑稱春秋嘗禮出王家錢給

大酒直吏疑祀孔廟恭銘得出土家教春秋行禮以共祀祀

是漢祀孔子原有官給錢菜之例蓋是時久廢不行矣

隨與其事

其一本作共誤今 殿本已改正

三國志笺證卷十七

長樂堂章鉅撰

高太字文惠陳留圉人也

顧祖禹曰圍城在開封府杞縣南五十里北齊廢隋復置

唐貞觀六年廢今曰南圍鎮

太祖平袁氏以柔為管長

沈欽韓曰管當作管青州濟南屬縣也此與司馬芝傳同誤

咸還皆自勵咸為住吏

太平御覽卷二百六十七引咸為作成為是也

舉吏民奸罪以萬數

殿本考證云宋本作舉吏奸罪無民字

四年遷為廷尉

侯康曰太平御覽卷七百六十三引廷尉決事曰廷尉高文

惠上民傳晦詣民籍牛場上盜黍為牛所覺以荅擲折晦脚

物故依律牛應棄市監尉趙讓晦既夜盜牛本無殺意宜減

死一等蓋正高柔為廷尉時事也

乞罷作者使得就農

明監本乞作訖誤今 殿本已改正

夫仲尼亮司馬牛之憂

錢大昕曰亮即諒字然論語司馬牛憂無兄弟而子夏解之

此云仲尼未審所出

注 質任之與非防近世

三國志笺證卷十七終

三國志笺證卷十七

史學叢書二集

趙二清曰防字當作防

然臣竊以為今鹿但有日耗終無從得多也 又大凡一歲所食十二萬頭

潘眉曰虎食鹿七萬二千頭狼食鹿萬八千頭又狐食鹿子一月三萬頭共計一歲食鹿十二萬頭也狐不食一歲者鹿

子一月健走之後狐所不能食故但言一月所食 嘗出錢與同營士雋子文求不得

殷本考證云太平御覽作久求不得多久字 班下天下以禮為戒

杭世駿曰通典下四字作以為體式 孫淳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柔等著勳前朝改封渾昌陸子

沈欽韓曰兩漢志及晉志皆無昌陸縣 為黃沙御史與中丞同

潘眉曰晉書高光傳是時武帝置黃沙獄以典詔因以光為黃沙御史秩與中丞同中丞謂御史中丞黃沙一作長沙者

非 按通典職官晉太始四年又置黃沙獄持書侍御史一人掌詔獄及廷尉不當者皆理之

歷山陽平原平昌甲邪太守 錢大昕曰續漢志無平昌郡宋志魏文帝分城陽立平昌郡

而平昌志魏文增置郡七不及平昌者以置郡未久旋復并省也 志陽平太守

錢大昭曰黃初二年以魏都東部為陽平郡

明帝方修宮室而節氣不和天下少穀禮困宮室罷役 朕本考證云太平御覽引宮室作空者罷役上有困字

帝獵于大石山虎趨乘輿禮便投鞭下馬欲奮劍斫虎頭合禮上馬

水經伊水注云大石山魏文帝獵于此山虎趨乘輿孫禮拔劍投虎于此山山在洛陽南而劉澄之言在洛東北非也山

阿有魏明帝高平陵按水經以明帝為文帝誤也 一統志云大石山在河南府洛陽縣東南四十里亦名石林

顧甫見顧思因而不能取 續後漢書音義云譚似字 楊文孫曰袁譚袁尙魏附袁

紹傳均未載其字今互見于此亦可補闕 且四方之定莫大于河北

趙一清曰觀魏所言非為譚請救也勸操取河北耳此胡三省之論可謂切中其隱

太平御覽卷二百二十七引魏略云帝嘗大會殿中御史持筆側階而坐問左右此為何官左右不對幸毗曰為御史

持筆持筆筆以奏不法今日直備官但理耳 帝方修殿舍百姓勞役毗上疏曰 帝乃止

水經河水注云魏氏起玄武觀于世垂張景陽玄武觀賦所謂高樓特起疏時崑崙直亭亭以孤立延千里之清瀾也蓋

其竟作之此所云帝乃止恐不足據

先是大將軍司馬宣王數請與亮明帝終不聽是成恐不能
崇乃以毗爲大將軍軍師使持節六軍皆肅準毗節度莫敢犯

述

世說方正篇云諸葛亮之大渭濱關中震動魏明帝深懼晉

宣王戰乃遣辛毗爲軍司馬宣王與亮對渭而陣亮說誘誦

萬方宣王果大忿將應之以重兵亮遣聞謀覘之還曰有老

夫仗黃紙毅然當軍門立軍不得出亮曰此必辛佐治也

子傲嗣咸熙中爲河內太守注散字奉雍官至衛尉

潘眉曰眞語關西微云辛毗子名傲爲河內太守大常卿此

傳及注俱不言爲太常卿關略也

注毗女憲英適太常泰山羊耽外孫夏侯湛爲其傳曰

太平御覽卷八百十五引夏侯孝若爲辛憲英傳云夫人性

不好華麗秀上夫人總子帳緣以錦不肯服外孫胡毋楊上

夫人錦被夫人取反臥之 趙一清曰此亭晉書列女傳以

爲羊祐

傳卓外兄姜放屯歷城

顧祖禹曰上祿縣漢置屬武都郡本名歷城其後改曰建安

上祿廢縣在鞏昌府成縣西百二十里

敘序慨然救從卓計

殿本考證云敘從卓計宋本作敘敘從卓

十七年九月與敘起兵于函城

按武帝紀及夏侯淵傳並作十九年此七字疑誤 顧祖禹

曰函城在冀縣西縣之開或曰函城即西域之講 趙一清

曰漢書地理志隴西郡有函縣安定郡有函縣後漢書郡國

志漢陽郡西縣故屬隴西而安定在函縣蓋後漢省也此當

爲安定之函城

卓常見明帝著襖被縹緗半衰袖

何焯曰補上宋書有縹字 張原曰衰即古袖字衰應作表

按宋書五行志云魏明帝著縹幅被縹緗半袖然則此一

句脫一縹字復一袖字又誤縹爲縹耳

曩使桓靈不廢高祖之法文景之恭儉

錢大昕曰法字上下疑有脫字

方今一處合從謀危宗廟十萬之軍東西奔赴

奔赴一本作奔走誤今 殿本已改正

高堂遷陳留太守犢民百牧年七十餘

錢大昭曰犢民非縣名疑是尉氏之誤

特之赤水九日又隆爲散騎常侍

趙一清曰特之赤水九日八字誤刻當作除郎中以顯焉隆

上當有微字

青龍中大治殿舍西取長安大鐘又今之小人好說秦漢之奢

靡以盪聖心
潘眉曰帝紀注徙長安鐘鑊在景初元年與此不同 殿本
攷證云盪元本作湯

陛下宜增崇人道以答天意

明監本天下誤衍之字今 殿本已改正

帝遂復崇華殿時郡國有九龍見故改曰九龍殿

潘眉曰此九龍非一時並見宋書五行志以郡國前後言龍

見者九

今園丘方澤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未定

侯康曰通典魏明帝景初中立帝社博士孔融議漢氏及魏

初皆立一社一稷至景初之時更立太社太稷又特立帝社

云禮記祭法云王爲羣姓立社曰太社言爲羣姓下及士庶

皆使立社非自立也今並立二社一神一位同時俱祭于事

爲重于禮爲黷宜省除一社以從舊典劉喜難曰祭法爲羣

姓立社若如鼂議當言王使不得言爲下云王爲羣姓立七

祀諸侯自爲立五祀若是使羣姓私立何得踰于諸侯而祭

七祀乎知爲羣姓立七祀乃王之祀也夫人取法于天取財

于地普天率土無不奉祀而何言乎一神二位以爲煩黷按

據此知魏初祇一社景初時始立帝社也陸是疏上于青龍

四年故云神位未定

而崇飾居室士民失業 續照之化混于後嗣

殿本考證云居室北宋本作宮室提冊府元龜作流

帝從其議改青龍五年春三月爲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服色尚

黃龍牲用白從地正也

李光地曰改用地正此陸之迂謬陳承祚語云必改正

俾魏祖處所謂意過其通者非其論也

乃舉文命隨山刊木前後歷年二十一載

趙一清曰錄九載馬十三載乃同合父子共得二十一載與

孟子史記及馬融諸儒之說不同

今若有人來告權備並修德政

何焯曰通鑑備作禮是也 錢大昕曰此疏在明帝景初改

元以後蜀先主祖謝久矣權備並稱孫謀

周禮天府掌九賦之則以給九式之用

盧明楷曰周禮天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式以受其貨賄之

入則九賦天府職也此云天府疑誤九賦監本說作九代今

改正 按則字亦誤當作財

宗國爲墟不夷于隸

林鳴剛師曰不夷豈是下夷之誤

臣觀黃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鳥育長燕巢口爪曾亦此魏

室之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于蕭牆之內

潘眉曰曾字誤宋曾五行志並云口爪俱赤 又曰五行志

並云有燕生鷹故下言鷹揚之臣 按宋書五行志云黃初

末宮中有燕生鷹口爪俱赤景初元年又有燕生巨鷲于衛

國涓桃里李益家形若鷹吻似燕此羽蟲之變又赤曾也

生廉侔伯夷直過史魚

錢大昕曰明帝不稱隆名直以先生尊之矣下云天不欲茂

吾事高堂生舍我亡也亦同此意

甄息曰天不欲成吾事高堂生害我亡也

侯康曰宋禮志三魏明帝世中護軍蒯濟奏曰夫帝王大禮

經行爲先昭祖揚嗣封禪爲首是以自古革命受符未有不

酌果父登泰山刊無竟之名紀天人之際者也故司馬相如

謂有文以來七十二君或從所緣于前謹遵跡于後太史公

曰主上有聖明而不宣布有司之過也然則元功懿德不刊

山桑之丘無以顯帝王之功布生民不朽之觀也語曰當君

萬歎堯舜之美譬猶人子對厥所生譽他人之父今大魏振

前王之弊亂拯流遁之艱危接千載之衰繼百世之廢始自

武文至于聖躬所以參成天地之道網維人神之化上天報

應嘉瑞顯祥以比往古其後復豐隆無所取喻至于歷世迄

今未發大禮雖志在掃盡殘盜蕩滌餘穢未遑斯事若爾三

苗囑囑于江海大舜當廢東巡之儀徐夷跳桀于淮泗周成

羞止岱嶽之禮也且昔歲咸吳虜于江漢今茲屠蜀賊于隴

右其震蕩內瀆在不復淹就當探其窟穴無累于封禪之表

也此儀久廢非倉卒所定宜下公卿廣察其禮卜年坎時昭

告上帝以副天下之望臣待罪軍旅不勝大願冒死以聞詔

曰聞濟斯言使吾汗出流足自開關以來封禪者七十餘君

爾故太史公曰雖有受命之君而功有不洽是以中開曠遠

者千有餘年近數百載其儀闕不可得記吾何德之修敢庶

較乎濟豈謂世無管仲以吾有桓公登泰山之志乎吾不敢

欺天也濟之所言華則華矣非助我者也公卿侍中尙書常

侍省之而已勿復有所議亦不須答詔也帝雖拒濟議而欲

使高唐陸草封禪之儀以天下未一不欲便行大禮會陸卒

故不行

宣帝承以士節

殿本考證云土節宋本作十節

山陽昌邑人也

福祖禹曰昌邑城在兗州府金鄉縣西北四十里

故太尉楊彪收付縣獄荀或孔融等並屬寵但當受辭勿加攻

掠寵一無所報攻訊如法注松之以爲楊公清德之門身爲名

臣縱有愆負猶宜保祐况淫刑所施而可加其楚掠乎若理應

致訊荀孔二賢豈其妄有請屬哉

李光地曰此松之之迂論也以操之狠猾若聞寬訊其製楊

公必矣

更拜伏波將軍

趙一綺曰宋書百官志漢寇將軍漢建安中滿寵居之史蓋

失之

寵敕諸將曰今夕風甚猛賊必來燒軍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引燒軍作燒營

使曹休從廬江南入合肥令寵向夏口寵上疏曰曹休雖明果

而希用兵今所從道青湖旁江易進退此兵之窪地也若入

無瀝口宜深爲之備寵表未報休欲入賊果從無瀝口斷友

后要休還路

胡三省曰無彊口在夾石東南 沈欽韓曰寰宇記南峽戌在舒州桐城縣北四十七里南峽山在廬州舒城縣西南一百里山有兩峯夾道故曰夾山連峯夾嶂綿互甚遠吳人斷曹休歸路當在夾石戌西北也滿蹙言背湖傷江湖跡是巢湖在巢縣西南十五里蔡無爲鎮本日無彊出滿須口以斷夾石北也

整軍趨楊宜口

趙一清曰楊陽古字通水經泃水在陽泉水受泃水東北流逕陽泉縣故城東又西北流入泃水謂之陽泉口蓋卽此楊宜口也 顧祖禹曰陽泉城在壽州霍邱縣西北十里

尙書趙咨以籠策爲長

侯康曰此與黃初中自吳使魏之趙咨別爲一人胡三省合而爲一恐非是

以其遠水積二十日不敢下船

趙一清曰不敢下船是以舍船上岸爲下船也

乃潛遣步騎六千伏肥城隱處以待之又遣長史督二軍又權自將數十萬至合肥新城

殿本考證云肥城通鑑作肥水遣長史督二軍宋本作遣長史督三軍 顧祖禹曰新城在廬州府西三十里雞鳴山北

肥水出于此括地志云合肥新城距今城三十里取目爲界

據城以在廬壽二州間也

子偉嗣注 傳弟子着

侯康曰龍尙有子名炳子公見文選四十二卷注引賈誼之山公表注廬休寔有與滿公琰書卽其人也 趙一清曰曹登滿炳之子滿龍子炳子公琰爲別部司馬

明一統志云武清縣在順天通州南五十里唐改雍奴爲武清其舊城距白河十七里

豫時年少自託于備備甚奇之備爲豫州刺史豫以母老求歸備涕泣與別曰恨不與君共成大事也

李光地曰不謂徐庶田豫此先主之大義盛德也

公孫瓚使豫守東州令

錢大昕曰東州當作東州縣名屬河間 沈欽韓曰太平寰宇記今瀛州東城縣東北十四里有東州故城卽漢縣理所

遷七陽太守

錢大昕曰按此傳七陽置郡當在建安之世晉志謂魏文帝

所置恐未然

鮮卑數十部比能彌加素利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素利下有等字

搶豫到馬城圍之十重

錢大昭曰馬城魏氏春秋作馬邑故城見劉放傳注 東隨無岸當赴成山

殿本考證云通鑑東隨作東道

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

困學紀聞云文選放歌行法引崔元始正論承寧詔曰鐘鳴漏盡洛陽城中不得有行者承寧漢安帝年號元始崔實字也惟後漢記不載此詔案推所言乃漢家故事想其時尙行此制

戒其妻子曰葬我必于西門豹邊妻子難之言西門豹古之神人郡可葬于其邊乎豫言豹所履行與我敵等耳僕死而君靈必與我善妻子從之

豹下肥嗣字 水經濁漳水注云漳水東北逕西門豹祠前是也魏武嘗高陵于西門豹祠西原上 趙一清曰邊陲以重臣陪葬乎恐魏略之言爲虛也

安平郡漳人也

一統志云魏津故城在冀州武邑縣東南 元豐九域志云武邑縣有魏津鎮卽故縣也今廢

太祖領冀州時爲從事

太平御覽卷四百九引孫楚奏招驃云初君與劉勳少長河朔英雄同爲刎頸之交有橫波絕流捐翼憤飛之志俄而安質于太祖備遂鼎足于蜀漢所交非常爲時所忌每自酌損于季孟之間

比能復大合騎來剽故平州塞北

陳景雲曰塞北無平州招時守雁門控御北虜以上文故平城故馬邑二事觀之則平當爲武州亦雁門屬縣也史記單于入武州塞崔浩云在平城西百里

子嘉嗣 注 嘉子秀文辭尤厲

陳景雲曰尤當作元見晉書索秀傳

太原陽曲人也 注 郭氏譜淮祖全大司農父緝雁門太守顧祖禹曰陽曲故城在太原府西北五十里 殿本攷證云

北宋本緝作緝

疑軍傳疑不波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不波作不敬波

黃初五年爲冀安定羌大帥

安古今刀劍錄曰郭淮于太原得一刀文曰宜爲將後遂爲將軍及與蜀將戰敗失此刀攷淮本傳並無與蜀戰之事

而漢後主建興八年當魏太和四年魏延賊郭淮陽漢延傳亦云使延西入羌中魏後將軍雍州刺史郭淮與延戰于陽

鎔延大破淮等知此傳諱之也

高麗二年請葛亮出斜谷並田于蘭坑

水經漾水注云建安川水東與蘭坑水合水出西南近漢東

北邊蘭坑城西東北流注建安水又東逕蘭坑城北建安城

南其地故西縣之廢城去仇池百二十里後改爲建安城

趙一清曰建安城在城縣西北則蘭坑城亦宜在其處

蜀兵大至淮逆擊之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淮逆擊之作逆擊走之

涼州休屠胡梁元君等率種落二千餘家附雍州淮奏請使居

安定之高平爲民保障其後因置西川都尉

陳景雲曰西川之川當作州晉泰始中中丞傅休奕上疏指
置秦隴事請更置一郡于高平因安定西州都尉徙民充之
以通北道是其證也

九年遷塞等屯河關白土故城

水經河水注云左南津西六十里有白土城城在大河之北
而爲緣河濟渡之處魏涼州刺史郭淮賊羌遮塞于白土即
此處矣據此則淮曾爲涼州刺史益傳失之

徐邈邈曰中聖人又渡遂將軍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謂酒清
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

趙一清曰左傳襄公二十二年臧武仲如晉兩過御叔御叔
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兩行何以聖爲
此卽景山之所謂中聖人也鮮于輔武夫不得其說更以清

濁分聖賢耳

歷譙相平陽安平太守潁川典農中郎將

錢大昕曰晉志平陽郡魏少帝時置據此傳則文帝時已有
此郡矣或云平陽當爲陽平一云平御覽卷二百四十一引
魏略云上以農殖大事將選典農以徐邈爲潁川典農中郎
將所在著稱

西域流通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引流通作通流

邈歎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缺豈可以老病忝之哉遂固
辭不受

晉書鄭袤傳表曰魏以徐景山爲司空吾時爲侍中受詔督
旨徐公語吾曰三公當上應天心勸非其人實傷和氣不敢
以垂死之年累辱朝廷也終不就
舉善而教仲尼所美

錢大昕曰魏晉人引論語多于教字斷句如俞慈傳注舉善
而教忠以待人魏略命顧邵傳舉善以教風化大行陸績傳
注臣聞唐虞之政舉善而教晉書衛瓘傳聖王崇實舉善而
教皆是也劉劭傳舉善而教不能則勸雖引成文亦似以四
字爲句攷應劭風俗通載汝南太守歐陽欽下教云甚舉善
以教則不能者勸則漢時經解句讀已然矣

皆服職前朝歷事四世

殿本考證云職宋本作質

胡質楚國壽春人也

錢大昕曰壽春縣兩漢屬九江郡魏以九江爲楚王國故屬
楚也吳志蔣欽稱九江壽春人則據漢郡縣言之

注 虞預晉書曰

隋書經籍志晉書二十六卷本四十四卷卷註明帝今殘缺晉

散騎常侍虞預撰

子威注晉陽秋曰威字伯虎少有志尚厲操清白

潘眉曰威一名鑑見晉書本傳晉志云威字伯武此唐人選

譚改虎爲武也當以伯虎爲正

人告歸臨辭質照其絹一匹爲道路糧威跪曰大人清白不啻

于何得此猶實曰是吾作廢之餘故以為汝權耳

史通略惑篇云古人謂方水為二千石者以其祿有二千石故也名以定體貴實甚焉設使廉如伯夷介如黔敖苟居此職終不思貪餒者如胡賧之別其父也一練之財猶且發問則千石之俸其費安施推其厚薄知不然矣

又咸弟燕字季象征南將軍

晉書良史傳云燕仕至益州刺史安東將軍

王叔字文舒太原晉陽人也

錢大昕曰承祚之志范頴稱其辭多勦戒然如何裴潛鄭渾杜畿陳矯衛覲賈陸王昶諸傳頗多溢美之詞蓋由諸人子孫在晉顯達故增加其美而李豐張麟輩忠于曹氏乃不得立傳曹爽何晏孫資之惡亦黨于司馬者飾成之初非實錄其亦異于良史之直筆也

少與同郡王凌俱知名凌年長昶兄事之

何焯曰觀此同為太原之王而晉陽與祁非一族也

乃著治論略依古制而合于時務者二十餘篇又著兵書十餘

篇

隋書經籍志王昶集五卷梁有錄一卷

注若循環之無窮

殿本考證云窮毛本作端

夫為人子之道至不願兒子為之

美宸英曰士有斯弛而大節可觀有拘而名義無取者即

如郭奕劉楨何遜不如徐幹任暉而後劣之豈為公論現此一篇直是父教子語耳又曰毋邱諸葛與兵以清君側而把力効馳驅終成晉篡其後王沈洩高貴鄉公之謀未必不由其家學也

其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其意

有所一本作所有誤今殿本已改正

注于夫鄙懷深所不取又世為著姓夙智早成

殿本考證云于夫鄙懷宋本作于鄙夫懷夙智早成宋本作夙智性成

昶以為因有常眾戰無常勝地有常險守無常勢今屯宛去襄陽三百餘里諸軍散屯船在宣池有急不足相赴乃表徙治新野習水軍于三州

錢大昕曰苑當作宛沈欽韓曰宣池當在襄陽宜乃宜之

誤即宜城陂也又曰州當作洲水經注襄陽城東有東白沙

白沙北有三洲東北有宛口即清水所入也顧祖禹曰白

河入漢之處亦名三洲口

昶陳治略五事又因使撰百官攷課事

杭世駿曰太平御覽王昶攷課事曰尚書侍中攷課一曰掌

建六材以攷官人二曰綜理萬機以攷庶績三曰進視維允

以攷謏言四曰出納王言以攷典政五曰明罰勅法以攷典

刑按此御覽卷二百十二所引王昶百官攷課事治亦五條與陳治略之五事無涉杭氏引以注上句不知治略五事

已具明文也

繼封京陵侯又封一子亭侯關內侯

潘胤曰由亭鄉進封邑侯此魏朝定制惟祀及諸葛誕鍾會皆以亭侯起封邑侯前此未嘗有也 又曰史例關內侯書

賜爵亭侯以上書封傳宜云封一子亭侯賜一子爵關內侯

今連文書封非也陳泰傳賜子弟一人亭侯二人關內侯王

基傳封子二人亭侯關內侯其亭侯書賜與關內侯書封皆

非定例

^{上基}字伯輿東萊曲城人也

後漢書鄭康成傳注作字伯輿 顧祖禹曰曲城廢縣在某

州府掖縣東北六十里

年十七郡召爲吏非其好也遂去入琅邪界游學又散騎常侍

王肅著諸經傳解及論定朝儀改易鄭玄舊說而基據持玄義

常與抗衡

後漢書鄭康成傳其門人東萊王基惟據墓碑文卒于景元

二年年七十二則當生于初平元年庚午康成以建安五年

庚辰卒其時基僅十一歲不得在弟子之列據此傳言基據

特鄭義與王肅抗衡范蔚宗因疑爲鄭氏門人要是私淑之

徒非親受業者故王述巷疑金石萃編汪容甫中述學桂未

谷後札機皆以魏志但言入琅邪界游學爲得實也 隋書

經籍志毛詩駁一卷梁五卷新書五卷東萊舊傳一卷並

王基撰

揚聲欲入攻揚州又不過欲補定支黨

殿本考證云攻通鑑作冠定通鑑作寇

加揚烈將軍

潘胤曰王基殘碑作揚武將軍按碑文遷鎮南將軍在賜爵

關內侯之前今傳敘在後皆當以碑爲正

于是修其降民置夷陵縣

按齊王芳紀嘉平三年二月置南郡之夷陵縣以居降附即

此事是夷陵屬南郡而洪亮吉補三國疆域志南郡領九

縣不列夷陵于宜都郡領三縣注云西陵漢夷陵縣吳黃武

元年改今名而夷陵縣之名遂不知所屬矣

基又表城上昶徒江夏治之以偏夏口由是賊不敢輕越江

元和郡縣志云上昶在今安州西北五十三里 一統志云

上昶城在德安府安陸縣西北

許允傳袁侃崔贊皆一時正士有直質而無流心

按傳暇自有傳袁侃袁濂子附見漢傳許允崔贊並見夏侯

左傳 姜宸英曰此輩皆與午之腹心曹宗之姦賊惑世亂

民惟此爲甚史家誇大而不敢之大義皆邪說害民者也

雖有智者不能善後矣今與賊家對敵當不動如山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作不能善其後矣善下多一其字今

與賊家對敵作今與賊交對敵

文王敕軍吏人鎮南郡界 不得有所造

殿本考證云遺宋本作遺

定成基母卒詔祕其因問迎基父約度合葬洛陽

趙一清曰據此則基竟不持母服矣異哉

皆山險狹竹木叢蔚又兵行數百里而值淋雨又前軍縣之

厥本考譔云册府元龜作皆山路險狹何焯曰宋本淋雨

作霖雨縣之作縣乏

是歲基薨又子徽嗣早卒

潘岳曰碑文基以景元二年四月辛丑薨與志合推是年四

月戊寅朔辛丑二十四日也基薨年七十二按太平御覽

卷二百十五引晉太康起居注云故司空王基夙為先帝接

任基子冲尚書郎中雖在清途猶未免楚棰其以冲為治書

侍御史

王凌字彥雲太原祁人也凌及兄巖時年皆少踰城得脫

按此漢司徒王允之兄子允為李郭所害全家被難而凌及

兄巖得亡脫亦善人有後之報也又宋書王玄謨傳言其六

世祖弘河東太守以從叔司徒允之弟幽州刺史懋七世

門太守又王懿傳自言為漢司徒允之弟幽州刺史懋七世

孫皆王允之後有可攷者

仍徒為揚豫州刺史

趙一清曰此揚字似誤衍是歲諸葛誕為揚州刺史誕傳云

出為揚州刺史王凌之陰謀也司馬宣王東伐以誕為鎮東

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以是知凌不兼領二州也蓋都督或

兼二州如王昶都督荆豫諸軍事王基都督濟軍是也若刺

史則無兼領二州之例

吳大將全琮數萬寇芍陂凌率諸軍逆討與賊爭力戰連

日賊退走

水經肥水注云肥水又東北過白竹亭東積而為湖謂之芍

陂陂周一百二十許里在壽春縣南八十里言是相孫桓

所造魏太尉王凌與吳將張休戰于芍陂即此處也

二年營惑守南斗

吳志宋書天文志災見于吳赤烏十三年五月及七月也

宣王將中軍乘水逆討凌大軍掩至百尺逼凌

何焯曰此中軍猶言禁軍不及徵調外軍故以中軍進也

按尺下當有堰字水經沙水注云沙水又東南注于陂謂之

交口水次有大堰即古百尺堰也魏書國志曰司馬宣王討

太尉王凌大軍掩至百尺場即此場也今俗呼之為山陽堰

非也蓋新水首受於百尺溝故堰兼有新陽之名

軍到邱頭凌面縛水次

水經頽水注云邱頭南枕水魏書郡國志宣王軍次邱頭王

凌面縛水次故號武邱矣趙一清曰宣王雖嘗討凌至邱

頭而武邱之名至司馬昭克諸葛誕始改見晉書文帝紀此

注誤耳

凌知見外乃遙謂太傅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敢不至

潘潛曰漢制簡長三尺短者半之謂之折簡者齊書裴啟傳

尺書微建鄴折簡召長安南史梁武帝紀隨王止須折簡耳

謂醜醜者但須折醜之半也

又太傅有疾夢遠達為厲甚惡之惡歲

杭世駿曰顏之推還寬記云宣王有疾白日見後來並買趙

為崇因呼字曰彥雲綴我宣王身亦有打處少日遂薨

又問卿令狐及乎

盧明楷曰及字當為反子之誤蓋謂令狐愚王凌通謀之事

單固知情也

廣有志尚學行

按世說賢媛篇云王公鬪娶諸葛誕女入室與語始交王謂

婦曰新婦顏色卑下殊不似公休婦曰大丈夫不能彷彿彥

雲而令婦人比隆英傑據此則康之志尚亦不超矣

注退而悔之告所親曰吾此言誠人門宗矣

何焯曰此言後人所增飾若曹爽執權時蘇濟無緣有此既

七族同夷濟以恨其失信發疾死矣

母邱 邱儉

楊慎曰殺姓有母邱氏請姓氏書母作母非也漢書有曼邱

母邱本一姓史記田齊世家伐衛取母邱索隱曰母音賈賈

邱故國名衛之邑今作母邱字殘缺耳按索隱以母字為殘

缺亦非蓋古字從省不用貝漢有母邱與母邱長母邱與即

母邱儉之父而以為同族未免失于不攷耳

父與黃初中為武威太守又封高陽鄉侯又為將作大匠

顯太守母邱與到官

水經穀水注云穀水又東逕魏將作大匠母邱與城居南一
碑存焉儉父也按水經注名與盛而此傳名與蘇則係亦單
名與豈水經注有誤歟 殿本攷證云便元本作順

儉以高句驪數使叛督諸軍步騎萬人出玄菟從諸道討之句
驪王宮將步騎二萬人進軍沸流水上大戰粟口 注梁音渴

錢大昕曰梁字不當有渴音疑誤 沈欽韓曰柳宗元寂家
為記楚越之閒方言謂水之反流音為渴音若衣褐之褐此

蓋燕津江口也 一統志云漢江又杏熊津江在國城南十
里王城侍以為險 越一清曰梁口册府元龜作渴口注云

渴音渴是也此蓋為渴水經謂水注新河又惠至丸過口枝分
南注海即是此地

六年復征之宮遂奔賈漢儉遣左菟太守王願追之遇伏危于
有餘里王肅慎氏南界刻石紀功刊丸郡之山銘不附之城

沈欽韓曰東夷傳北沃沮一名置濟後漢書東夷傳曰
遼者句驪名城也此誤置為賈又脫漢字 顧祖禹曰不附

城在咸興其漢志在而耐而古字通
儉欽自將五六萬眾渡淮西至項儉堅守欽在外為游兵

何焯曰至項即堅守不知其將何為無必死之心先歸之
義報銳一沮即使逃死敵國亦惡在其為大夫乎

欽中子儉小字燕又君侯何若若不可復認訛中世
殿本考證云小字毛本作小名何若册府元龜作何首燕下

若字

注 大將軍昭與太傅伯俱受顧命

陳浩曰昭伯曹爽字太傅伯伯字疑衍或為昔字之誤

日從俱舉分分中國

殿本考證云分分元本作瓜分

又時郭淮已卒欽未知故有此書

潘眉曰文欽此書作于正元二年閏正月十六日己亥之後

郭淮在正月三十日癸未卒

夷儉二族

潘眉曰儉夷族時得免者二人一為子甸之妻荀氏因族兄

顛族父虞並景帝姻通共表魏帝以白其命詔聽離婚一為

荀所生女芝為潁川太守劉子元妻荀辭謝何曾乞恩之沒

為官婢以贖芝命曾騰辭上漢朝廷遂改法事見晉書何曾

傳及刑法志

注 及儉起兵問屈願所在

殿本考證云屈願宋本作屈順

欽降吳表曰司馬師滔天作逆廢宮一主

何焯曰此表恐是後人譌作高貴鄉公之弑昭事也何得預

言一主乎

又謹上還所受魏使持節前將軍山桑侯印綬

水經陰溝水注云山桑邑俗謂之北平城文欽封山桑侯疑

食邑于此

注 潘眉現邪陽鄉人

一統志云章懷太子曰陽都故城在沂州沂水縣南齊乘沂

水巡諸葛城蓋節故縣以諸葛氏本陽都人故名

注 誕曰先救杜侯誕飄于岸絕而復蘇

太平御覽卷十三引曹芳之晉紀云誕以氣適稱管倚杜誕

書霹靂震其柱誕自若

注 以玄疇四人為四聰以誕備八人為八達

殿本考證云通鑑玄疇作玄等誕備作誕輩

諸葛恪與東蜀

錢大昭曰即會眾于東興更作大隈亭

注 誕再在揚州有威名

殿本考證云再在毛本作再任

注 魏末傳曰賈充與誕相見談說時事因謂誕曰洛中諸賢皆

願禪代君所知也

何焯曰昭初代兄秉政未有惡感及人安得即言禪代哀誕

之志甚充之惡者為之也

注 世語曰黃初末吳人發長沙王吳芮冢以其塋于臨湘為孫

聖立廟

何焯曰立廟何事而發死者之塋乎世語之不足信如此

渡黎漿水

水經肥水注云芍陂濱又北分為二水一水東注黎漿黎漿

水東入黎漿亭文欽之叛吳軍北入諸葛緒拒之于黎漿

師此水也東注肥水謂之黎漿水口

聖流盈塹

殿本考證云盈塹毛本作盈野

黃初中利城反殺太守徐質

文帝紀徐質作徐質

注夫建業者異矣又喪王基之功

殿本考證云通鑑異矣作異道喪作賞下同

三國志勿證卷十七終

三國志勿證卷十八

長樂梁章鉅撰

鄧艾字士載義陽棘陽人也

集古錄云艾碑作艾當讀若刈 一統志云棘陽故城在南

陽府新野縣東北古曰黃棘 按史記楚懷王二十五年與

秦昭王盟于黃棘即其地也

注從典農司馬求入御又皆當遠至為佐相

晉書石苞傳亦載此事求入御作求入為御當遠至為佐相

作並當至卿相文義似較明

宜開河渠可以引水澆溉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

太平寰宇記卷十云嶽壠城在陳州商水縣東北二十里隋

圖經云鄧艾所築西華縣西二十里有柳城故老傳云女媧

氏之都本名媧城鄧艾營稻陂時柳舒為陂長後人因名為

柳城又卷二十四云陂在蔡州西平縣界並鄧艾所置磚城

在潁州沈邱縣東北四十五里司馬宣王使鄧艾于此置屯

種稻以備東南築城園倉廩

陳蔡之閒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

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千人且田且守

明監本四千誤作四萬 李龍官曰淮北二萬淮南三萬共

五萬人以十二分休計之止應四千有奇不得云四萬也今

殿本已改正

可積三十萬斛于淮上

晉書食貨志淮上作淮北

宣王善之事皆施行

太平御覽卷三百三十三引事皆施行作皆如又計下有遂

北臨淮水自鍾離而南橫石以西盡泚水四百餘里五里置

一營營六十人且田且守兼修廣淮陽百里二渠上引河流

下通淮潁大理諸賊子類南潁北宣渠三百餘里楸田二萬

頃淮南淮北皆相連接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田難犬之聲

阡陌桐屬凡九十七字一接每東南有事云云按冊府元龜

所引略同惟脫五里置一營營六十人二句此文竟見晉書

食貨志杜氏通典引之一在備運內一在屯田門嚴長明曰

此九十餘字為承祚本書文不知何緣佚去也

阻兵仗勢足以建命又輒移屯附亭又出劍閣西百里去成都

三百餘里又乃此處算出將跡之

殷本考證云建疑作連附亭元本作陽亭西百里太平御覽

作四百里宋本無出字北宋本出作等

以艾為太尉增邑二萬戶

潘眉曰魏朝舊土無封二萬戶者宗室諸王惟任城王彰陳

思王植曾封萬戶正始中曹爽封武安侯邑萬二千戶羣臣

惟張魯以客禮封關中侯邑萬戶滿寵封昌邑侯前後增邑

至九千六百戶艾同時鍾會破蜀進封侯增邑亦不過萬戶

艾獨增邑二萬戶若非傳寫之誤則特典也

並作舟船換順流之事

殷本考證云豫下元本多備字

雖問之不候駕而謝

殷本考證云候宋本作候

艾慨然不樂

慨一本誤作慨今 殷本已改正

臣以為艾身段分離捐棄草土宜收尸喪還其田宅

太平寰宇記卷八十七云遂州小溪縣艾死葬此郡有祠

存

埋一魂而天下歸其義

何焯曰埋宜作埋上云莫為理之是也

詔曰艾有功勳受罪不逃刑而子孫為民懷感常恩之

殷本考證云民北宋本作鎮

咸盛中積射將軍裴震為西戎牙門

宋書百官志有積射將軍而不言建置之由漢志無之則是

魏晉間置矣

艾州里時輩南陽州秦亦好立功世語曰宣王為秦曾使尚

書鍾繇調秦君釋褐登宰府三十六日據摩菴守兵馬務之兒

乘小車一何服乎秦曰誠有此君名公之子少有文采故守東

職獼猴騎土牛又何遲也

陳浩曰鍾繇已卒於太和四年疑調秦者當是鍾毓又據何

焯曰檢毓傳正元中乃為尚書齊王初方官黃門侍郎世語

當是繼其後來所歷之職若當秦與郡時毓已先踐八座恐

不得屈滯相嘲矣世語所記疑其不實

傳會太傅錄小子也

按注黃初六年會始生時錄已老矣小子當作少子

注夫人張氏字昌蒲茲氏人又孫氏由是得罪出

沈欽韓曰水經注魏貞初二年分太原復置西河郡晉徙封

陳王斌于西河故茲氏縣有西河繆王司馬子政廟碑顧

祖出曰汾州汾陽縣漢茲氏縣魏置西河郡于此太平御

覽卷四百五十七引王景興與鍾元常書諫其室人大歸事

云朝曰近聞室人孫氏歸或曰大歸也共經憂樂既久矣曷

為一旦離析以至于歸而不返乎不得面談裁書敘心趙

一清曰曾母麻也孫夫人也絲寵庶出嫡而更納賈氏乃以

二母爭爭之故斥孫氏為貴妾何其誕邪懸素有名德而于

倫理悖謬如此傳所謂深山大澤實生龍蛇果由會覆族哀

哉

注松思渴不能改心存之

殿本攷證云元本存作若

松字叔茂陳留人遷中書郎遂至太守

侯康曰資彙述書賦注云叔茂終魏中書令大司農按松

事又見齊王芳紀嘉平五年注

注中書令劉放

明監本割放作劉表誤今殿本已改正

未蒙皇化此三祖所以顧懷遺恨也

文選鍾士季撤蜀文皇作王恨作志

今鎮西奉辭銜命攝統戎重又以快一朝之政又興兵朔野

此皆諸賢所親見也又蜀相杜見禽于秦又皆諸賢所備聞也

文選重作車政作志朝作新無也字賢作君按文選杜作

莊實當作壯史記秦本紀有蜀相壯一作狀

就永安之福又大兵一發

文選編作計發作放

欲從漢德陽入江由

潘蔚曰陽下營有亭字鄧又傳云經漢德陽亭趨涪一統

志云江油故城有曰蜀漢江油戌在今江油縣東

參軍爰彰

錢大昭曰爰彰疑卽爰劭之子倩倩字君幼見荀綽冀州記

以次楛殺坑中

殿本考證云通鑑作以次楛殺內坑中多內字

烈軍兵與烈兒雷鼓出門

錢大昭曰烈兒名淵字世元胡遵之孫也晉書稱其字遵康

高祖諱此不知何以稱為烈兒

就如卿所應當何所能一辦邪

殿本考證云通鑑作何爰其不能一辦邪

注吾下鏃對枯骨

一本吾作殿是也晉書本作殿下

會嘗論易無互體才性同異

世說文學篇云鍾會撰四本論始畢甚欲使嵇公一見置懷中既定畏其難懷不敢出于戶外遙擲便回急走注引魏志曰會論才性同異傳于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異才性合才性離也尚書傳殷論同中書令李豐論異侍鄧鍾會論合屯騎校尉王廣論離 隋書經籍志周易盡神論一卷梁有周易無互體三卷道德經注二卷芻蕘論五卷並鍾會撰又集九卷梁十卷錄一卷

初會弱冠與山陽王弼並知名弼好論儒道辭才逸辨注易及老子

世說文學篇云何晏爲吏部尚書有位望時談客盈坐王弼未弱冠往見之晏聞弼名因條向者勝理語弼曰此理僕以爲極可復得難不爾便作難一坐人便以爲屈于是弼自爲客主數番皆一坐所不及又云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謂王輔嗣見王注精奇乃神伏曰若斯人可與論天人之際矣因所注爲道德二論 隋書經籍志王弼注周易六十四卦六卷易略例一卷論語釋疑三卷老子道德經注二卷又集五卷錄一卷

計時年二十四無子絕嗣

檀一詩曰晉張堪列子序稱嗣女婿趙季子然則弼雖乏嗣亦有女矣

又魏氏春秋曰文帝既誅梁二子以業嗣梁

潘胤曰王粲傳云後絕注亦不言業爲梁嗣此據博物記及

魏氏春秋二條當引入王粲傳

評曰王凌風節格向至此蓋古人所謂目論者也

何焯曰諸人惟鍾會可加以逆名鄧艾有功無罪至于三賢乃心王室事速不就而典午之勢益重諸人之終卽國之終也故次于此焉又曰史家頗審輕重鍾會在蜀亦禱太后詔不得斷之曰叛也

華作時人以爲年且百歲而貌有壯容

殿本考證云冊府元龜以爲下有仙人二字

言當引某詩

沈欽韓曰某詩猶言某處世說文學篇云孫安國往殷中軍許又康僧淵忽往殷深源許又支道林殷深源俱在相王許昨使臨濟吏劉租

殿本考證云北宋本租作祖 按太平御覽卷七百二十二

亦引作劉祖

赫雍大醉又似逢我公車邊病是也又有一郡守病

後漢書方術傳作游齋甚酸似逢我公九字作客車邊有物必是逢我翁也病上有篤字

君病深當破腹取

太平御覽卷七百二十二引作君病至深

佗特能厭食事猶不上道

殿本考證云事字疑衍 按後漢書飢食字

注景宗說中平曰

嚴炎武曰古人日月之日皆作日似日字惟以上日日為別
可此日字乃日字也卽卅年之義

又琅琊劉勳為河內太守至以齊散著瘡中七日愈

獨異志云魏國有女子極美麗逾時不嫁以右膝上常患一

瘡膿水不絕遇華佗過其父問之佗曰使人乘馬牽一栗色

犬走三十里歸而截犬右足挂之俄頃一赤蛇從瘡而出入

犬足中其病遂愈 又太平御覽卷七百四十三引志怪云

有人得癩病腹晝夜切痛臨終救其子曰吾氣絕後可剖視

之其子不忍違割之得一銅酒鎗容數合後華佗問其病而

解之便出巾箱中藥以投鎗鎗卽成酒

注行妖惡以惑民

殿本考證云妖惡毛本作妖隱

又吾本師姓韓字世雄入欲其食少而竒行也

殿本考證云後漢書注筆作稚竒作恣

杜委以知音為雅樂郎

何焯曰杜公良當與王仲宣同傳不宜與方技伍也

今將軍號不為天子合樂

何焯曰不字衍

善鍾律聰思過人絲竹八音靡所不能

殿本考證云聰思冊府元龜作聰慧 潘眉曰荀勗以杜

所制律呂檢校太樂總章鼓吹八音與律乖錯始知後漢至

魏尺度漸長于古四分自奇羨長為律呂故致失韻 按此

論本世說術解篇引晉後略及于漢晉紀

鄧靜尹齊

潘眉曰晉宋樂志竝作尹商此作齊字誤

其聲鈞清濁多不如法

潘眉曰鈞當作均 按均卽古韻字故今 殿本卽作韻

然知夔為精而玉之妄也

潘眉曰宋律志然下有後字當從之

文帝常令夔與左願等于宮客之中吹笙鼓琴變百難色由是

帝意不悅

陳景雲曰左願當作左顯見繁欽與魏文帝賤文還李善言

向注引夔傳並與賤合善又云顯與願同音由善注觀之夔

傳此字本作顯當定後來傳錄者易為顯而作願者又願之

轉訛也

自左延年等雖妙于音咸善鄭聲其好古存正莫及夔

侯康曰晉書樂志上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

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及太和中左延年改夔騶

虞伐檀文王三曲更自作聲節其名雖存而聲實異唯因夔

鹿鳴全不改易每正旦大會太尉奉饗登后行禮東廂雅樂

常作者是也後又改三篇之行禮詩第一曰於赫篇詠武帝

聲節與古鹿鳴同第二曰魏魏篇詠文帝用延年所改鳴虞

聲第三曰洋洋篇詠明帝用延年所改文王聲第四曰復用

鹿鳴鹿鳴之聲重用而除古伐檀

况幽深之才無名之僕乎

殿本考證云漢宋本作璞 張昭曰無名之枚語本老子宋

本作璞非

朱建 朱建平浦國人也善相術

潘君曰三國列傳雙名者惟建平一人然建平傳不書字當

以字行耳 王肇和曰荀或傳戲志才司馬朗傳趙威孫裴

海傳注王惠陽鄭文信劉廣傳劉望之輩卓傳注楊整修劉

先主傳劉德然張世平之類皆字也又劉先主傳劉元起後

但書起輩卓傳注胡文才傳但稱才管輅傳王宏直後單稱

直疑皆有衍文他若諸葛亮傳之石廣元孟公威則名輅名

建矣秦宓傳之任定祖則名安矣翁歸倉舒則小字也陶丘

一周生烈則復姓也嚴白虎劉雄鳴則賊號也惟管輅傳注

引別傳有劉季龍吳妃婚傳注引吳書王夫人父名廬九是

雙名然非正史不足據

晉書 平原人也

此是平原郡之平原縣漢中興後作國建安中國除魏黃初

三年復作國七年除爲郡

注 便開淵布筆辭義斐然

殿本考證云開淵冊府元龜作開胸元本作開紙

又 互相攻劫

殿本考證云攻劫冊府元龜作攻詰

郭恩兄弟三人皆得雙疾使輅莖其所由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引雙疾下有不知何故四字 修

引格別傳有此四字

昔饑饉之世當有利其數升米者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引數升米者

注 未嘗不推 穡

穡一本作机與几同

兒生便走非能自走直宋無忌之妖將其入竈也

何焯曰急就篇注古有仙人宋無忌此云妖未詳宋無忌見

封禪書索隱引白澤圖云火之精曰宋無忌蓋其人火仙也

以八竈故指爲火之妖

烏與鸞關直老鈴下耳

何焯曰太平御覽引此語下更有公府閣有繩鈴

下有吏者也當亦是裴注

注 始聞君言如何可得 又輅鄉里乃太原

何焯曰可字李安溪先生以意改將 乃太原三字未詳或

疑是人姓名而其字誤耳

注 君備州里達人

殿本考證云元本君備作君侯

其日乙卯則長子之候也 又申未爲虎虎爲大人則父之候也

錢大昕曰干卦位卯屬東方震震爲長男又按虞仲翔說巳

爲虎坤位西南在未申之間于天文參爲白虎位亦在申中

翅翼舒張 又舉坐驚喜 注 輅別傳曰諸葛原字景春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翅翼作分翅驚喜作驚歎原作樂又諸人多問其善卜

明監本諸人作知人誤今 殿本已改正

注 何尚書神明精微言皆巧妙之至殆破秋毫君當慎之自言不解易九事必當以相問

按南齊書張緒傳及南史何晏傳並以爲七事誤也梁書伏曼容傳及世說文學篇皆作九事與此同

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仁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仁作人

注 因請輅爲卦輅既稱引鑿戒晏謝之曰知幾其神乎古人以爲難交疏而吐誠今人以爲難君今一面盡二難之道可謂明德惟馨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世說規戒篇注引名士傳云是時曹爽輔政識者慮有危機

晏有重名與魏姻戚內雖懷憂而無復退也著五言詩以見志鴻鶴比翼游羣飛戲太清常畏大網羅憂禍一旦并豈若集五湖從流唼浮萍永盪曠中懷何爲怵惕驚益因輅言懼

而賦詩

毓大愕然曰君可畏也死以付天不以付君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作君可畏人也命以付天

內方外員五色成文含寶守信出則有章

錢大昕曰文與章非韻疑成文二字當爲文成

注 輅于此爲論八卦之道及文象之精

明監本爲論八卦下又重八卦二字衍文也今 殿本已刊正

鳥丸 鳥丸鮮卑稍更強盛亦因漢末之亂中國多故不遑外討故得擅漢南之地 又由是邊陲差安漢南少事

陳浩曰漢南疑當作漢南蓋就彼言之漠以南也兩漢南字

並誤

注 悉禿頭以爲輕便

何焯曰禿一本作髡說文髡字注云大人曰髡小人曰髡

又 父兄死妻後母執嫂 又俗識鳥獸孕乳時以四節

殿本考證云後漢書執嫂作報嫂以下有別字

又 能刺羣作文繡織縷毳毳 又鳥丸大人郝且等 又漁陽烏丸

大人欽志黃

殿本考證云後漢書種毳作毳毳無縷字且作且欽作欽

遼西烏丸大人 巨力居報五千餘落上谷烏丸大人難樓眾九

千餘落各稱王而遼東屬國烏丸大人蘇僕延眾千餘落自稱

峭王右北平烏丸大人烏延眾八百餘落自稱汗魯王 又 巨力

居死子樓班年小從子蹋頓有武略代立總攝三王部眾 又 紹

矯制賜蹋頓難峭王汗魯王印綬皆以爲單于

李龍官曰據上文則難下當有樓字照注則難字宜衍按前

列 巨力居難樓峭王汗魯王爲四大人 巨力居死蹋頓代立

故當爲賜蹋頓難樓峭王汗魯王也 後漢書作賜蹋頓難樓蘇僕延烏桓烏延等皆以單于印綬峭王卽蘇僕延也汗

晉王即烏延也。據樓爲上谷烏丸大人與逆西之蹋頓有北
于烏延並相雄長。

後樓坤大峭王率其部眾衣樓班爲甲子

殿本考證云元本作後樓及峭王率其部眾 據樓班大
謂樓班年既長也

後袁尙敗奔蹋頓焉其勢復圖冀州

馮其勢元本作借兵欲三字後漢書作尙欲憑其兵力復圖

中國

以柔爲校尉猶持漢使節治廣蓋如舊

潘眉曰上谷郡有蓋縣又有廣蓋縣漢置烏桓校尉于上谷

蓋城則蓋縣而非廣蓋縣也下鮮卑傳注亦云止烏丸校尉

所治蓋下後漢書亦作蓋城下然則此廣字疑衍文

尙與蹋頓將眾逆戰于凡城

水經濡水注云盧龍東越青徑至凡城二百里許自凡城東

北出趨平開故城可百八十里向黃龍則五百里

太祖登高望虜陣柳車進觀其小動

殿本考證云柳車作柳

鮮卑 別保鮮卑山因號焉其地東接遼水西當西城常

以李春大會作樂水上

殿本考證云元本西城作西域後二句後漢書作以李春月

大旨于饒樂水上臺樓注云水在今營州北然則此注有脫
誤也 晉書慕容廆載記云其先有饒氏之苗裔世居北夷

邑于紫微之野號曰東胡其後與匈奴並盛極並之二十
餘萬風俗官號與匈奴略同秦漢之際爲匈奴所收分保鮮
卑因以爲號曾祖莫護跋魏初率其諸部入居遼西從宣
帝伐公孫氏有功拜寧義王始建國于棘城之北遂以慕容
爲氏祖木延左賢王父陟歸以全柳城之功遂拜鮮卑單于
遷邑于遼東北方

又 未有名通于漢而由白與烏丸相接 又 築南北兩部質宮受

邑落質者二十部

殿本考證云由字疑衍質宮元本作質館 按後漢書宮本

作館二十部作百二十部

又 闕烏丸校尉于馬城度遼將軍耿夔及幽州刺史救解之

又 趙一清曰後漢書烏丸校尉徐嵩也幽州刺史龐參也

又 趙五原窳狝

趙一清曰窳狝乃蔓柏之譌兩漢志蔓柏屬五原郡

又 殺代郡太守 投鹿侯從匈奴軍 又 施法禁曲直

趙一清曰代郡太守李超也又曰投鹿侯上有脫之後漢書

桓帝時鮮卑檀石槐父投鹿侯初從匈奴軍又曰曲直上後

漢書有平字此脫也

又 從右北平以東至遼遼接夫餘狝爲東郡 又 熹平六年

後漢書遼遼作遼東狝作滅狝此譌脫熹平作熹平是也

又 還護烏丸校尉夏育破鮮卑中郎將田晏匈奴中郎將臧曼
與南單于出雁門塞三道並進

後漢書夏育出高柳田晏出雲中臧叟追南單于出雁門是

為三道

乃案行烏侯秦水又聞汗人善捕魚東擊汗國

後漢書烏侯作烏集汗人作倭人汗國作倭人國

又北地庶人善為射者

後漢書庶人作廉人注廉縣名屬北地郡

列此軻比能本小種鮮卑

趙一清曰據晉書軻比能之後即契丹也

長老說有異面之人

何焯曰異當作累下云項中復有面也

夫餘夫餘在長城之北

按夫餘他書多作扶餘

有豪民名下口皆為奴僕

殿本考證云名宋本毛本俱作民

以殷正月祭天

何焯曰用殷正月而尚白猶箕子之遵教也

自謂亡人抑有似也

何焯曰似當作以

注者北乃自安離之國者

後漢書魏離作棠離章懷注棠或作襄此作棠蓋棠之譌

又王冠以為天子也又南至施掩水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引天子作天生後漢書施掩水作施

厥水

高句麗高句麗在遼東之東千里又其官有相加對盧沛者古羅

加主簿優台丞使者皐衣先人尊卑各有等級

後漢書古羅加作古羅大加注云高麗掌賓客之官如鴻臚

也優台下無丞卑作帛 太平寰宇記卷百七十三云高麗

建官有九等其一曰吐梓舊名大對盧總知國事次曰太

兄次鬱折華言主簿次太夫先使者次皐衣頭大兄東夷相

傳所謂皐衣先人者也以前五宮掌機密謀政事徵發兵馬

選授官爵次大使者次大兄次收位使者次上位使者次小

兄次諸兄次過節次不過節次先人又有狀古羅加掌賓客

比鴻臚卿以大夫使者為之又國子博士太學博士舍人

通事典書客皆小兄以上為之又其諸大臣置倻薩比都督

諸城置處閭近支比刺史亦謂之道使其武官曰大模達比

衛將軍以皐衣頭大兄以上為之次末客比中郎將以大兄

以上為之其次領千人以上皆有差等

本有五族有消奴部絕奴部順奴部灌奴部桂婁部

後漢書消作消下同注云高麗五部一曰內部一名黃部即

桂婁部也二曰北部一名後部即絕奴部也三曰東部一名

左部即順奴部也四曰南部一名前部即灌奴部也五曰西

部一名右部即消奴部也

州郡縣歸咎于句麗侯鞬

錢大昕曰咎當注鞬下同

遼東太守蔡風

後漢書蔡風作蔡諷下同

宮死子伯固立又今句麗王宮是也又今王生墮地

按漢書宮死子遂成立遂成死子伯固立此疑有脫誤錢

大昕曰承祚作志之時位宮久已破亡不應云今王蓋承舊

史之文

東沃沮傳東沃沮在高句麗蓋馬大山之東

沈欽韓曰遼志海州本沃沮國地高麗爲沙卑城一統志

云今奉天海城縣治又三蓋馬卽唐之蓋牟今奉天府蓋平

縣也

責其租賦緡市

賦一本作稅與後漢書同緡市後漢書作紹市又一本作額

布

注魏略曰其嫁娶之法女年十歲已相設許壻家迎之長養以

爲婦至成人更還女家女家責錢錢畢乃復還壻

梁玉繩曰此卽今之養媳本夷俗也

一名置溝婁

置母丘儉傳作買

其身如中國人衣

後漢書作其形如中人衣國字蓋衍

記婁抱婁在夫餘東北千餘里

顧祖禹曰抱婁城在鐵嶺衛東六十五里

善射射人皆入

因字誤後漢書作曰

傳遼南與辰韓北與高句麗沃沮接東窮大海今朝鮮之東皆

其地也戶二萬昔箕子既通朝鮮作八條之教以教之無門戶

之閉而民不爲盜其後四十餘世朝鮮侯准僭號稱王

殿本考證云後漢書准作準按後注引魏略亦作準

不請句麗言語法俗大抵與句麗同

殿本考證云請疑當作語按後漢書句作句麗字衍

自單單大山嶺以西

單單大嶺見前東沃沮傳後漢書作單大嶺

傳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

趙一清曰弁韓後漢書作弁辰然弁辰別是一國則此當作

弁韓以當三韓疑范氏爲非

巨瀆活國又支半國又莫盧國

殿本考證云宋本活作活支作友朱良裘曰馬韓有兩莫

盧國疑有一重出或有訛字

注至滿浦汗爲界

潘字譌兩漢志俱作番汗

朝鮮與燕界于溟水又故中國亡命

沈欽韓曰溟當作溟方輿紀要大通江在平壤府城東亦曰

大同江舊名溟水按後漢書郡國志棠浪郡溟才縣西至

增地入海今大同江也何焯曰故字當作收

廉斯錫爲辰韓石渠帥開樂浪土地美人民饒樂亡欲來降
後漢書東夷傳云建武二十年韓人廉斯人蘇馬諶等詣樂
浪貢獻光武封蘇馬諶爲廉斯邑君使屬樂浪郡注廉斯邑
名

又辰繡因將戶來來出詣含資縣

殿本考證云辰繡辰字來出來字疑皆衍 顧祖禹曰含資
城在王京南境隋大業中伐高麗分軍出含資道蓋以漢縣
爲名耳

建安中公孫康分屯有縣以南荒地爲帶方郡

沈欽韓曰通典引此作分屯有有鹽縣方輿紀要引通典作
分屯有昭明二縣 按晉志屯有屬遼西郡有鹽地無考疑
此志脫二字而通典有鹽亦傳寫之誤

弁辰亦十二國

殿本考證云此弁辰疑作弁韓下別有弁辰也

次有借邑

錄大昭曰上文敘馬韓作邑借范史同 明監本亦作邑借
到其北岸狗邪韓國七千餘里

後漢書狗作狗

南至邪馬壹國女王之所都

壹後漢書作臺隋書倭國傳都于邪靡堆蓋卽魏志所謂邪

馬臺也

今以終地交龍編五匹 臣松之以爲地應爲綿

潘眉曰表說是也考說文綿厚管管子輕重訓魯梁之民善
爲綿注緇之厚者謂之綿急就章綿絡練練素帛蟬注綿厚
緇之滑澤者也鄴中記錦或青綿或白綿或黃綿或綠綿或
蜀綿蓋綿卽錦之地字皆作綿不作地也

遺塞曹掾史張政等

陳景雲曰塞疑當作奏

魏略曰西戎傳曰

殿本考證云上曰字衍

又其自相號曰孟維各有王侯多受中國封拜

晉書姚弋仲載記云其先禹封舜少子于西戎世爲羌西其
後遷鄯率種人內附漢朝嘉之假冠軍將軍西羌校尉歸順
王處之于南安之赤亭鄯元孫柯迴爲魏鎮西將軍綏戎校
尉西羌都督又李特載記云其先廩君之苗裔漢末張魯居
漢中以鬼道教百姓實人敬信巫覡多往奉之值天下大亂
自巴西之宕渠遷于漢中楊車坂抄掠行旅百姓患之號爲
楊車巴魏武帝剋漢中特祖將五百餘家歸之拜爲將軍遷
于洛陽北土復號之爲巴氏

又近去建安中興國氏王阿貴白項氏王千萬

宋書氏胡傳略云陽清水氏楊氏秦漢以來世居隴右爲豪
族漢獻帝建安中有楊騰首爲部落大帥騰子駒勇健多計
略始徙仇池仇池地方百頃因以百頃爲號四面斗絕高平
二十餘里羊腸蟠道三十六回山上豐水泉煮土成鹽駒後

有名千萬者魏拜爲百頃氏王千萬子孫名飛龍漸強盛
又今之廣平魏郡所守是也

按平字衍文下云近在廣魏卽此晉志略陽郡本名廣魏
又高昌轉西與中道合龜茲爲新道又精絕國又皮亢國

殿本攷證云毛本新道作西道精絕作絕精 水經河水注

皮山國治皮山城去莎車三百八十里穴字恐誤

髮青如青絲乳青毛蛤赤如銅又復立者其人也

殿本考證云世說注作髮如青絲爪如銅復立作復豆

又一名漢越王在天竺東南數千里

殿本考證云王各本俱誤作正今從宋本作王

又烏弋一名排持

殿本考證云北宋本持作特

又度伐布溫宿布

殿本考證云毛本作度伐布溫色布

又王治于頰城

水經河水注云龍城故姜頰之虛胡之大國也蒲昌海溢瀝

覆其國城基尙存而至大晨發西門莫達東門滄其崖岸餘

瀟風波稍成龍形因名龍城地廣千里 案姜頰之虛疑卽

頰城也

又出好馬百貂

太平寰宇記卷一百八十五貂上有名字

又康居長老傳聞常有商度

太平寰宇記卷一百八十五云嘗有商旅行北方迷或失道
而到國中甚多眞珠夜光明月珠見者不知名此國號以
高度此恐有脫文

三國志蜀證卷十八終

長樂梁章鉅撰

蜀志

潘胤曰先主即尊繼漢統不以蜀為國號江表傳載吳主曰前所以名西為蜀者以漢帝尚存故耳今漢已廢自可名為漢中王後為帝遂稱為漢故其盟文曰自今日漢吳既盟之後戮力一心陳志改漢為蜀于義未當也

二牧

何焯曰二牧不從董袁之例而列蜀志非夷昭烈子割據也王者之興先有驅除評云虞鍾二主即以漢家故事明統緒所歸天祚冥主即二牧猶不得以妄干耳其文則若霸王之思其義莫非天子之事遺臣故主之恩淵矣哉李清植曰焉璋以枝葉之親而陰懷擁篡之志漢帝既嘗收戮其二子則亦與于叛亂之數者也蜀志之首二牧所以明先主之取益于義為可又將以董扶所謂益州有天子氣者為李興受命之符何焯之論確矣而未盡也

劉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也

殿本考證云一本作君朗趙一清曰後漢書亦作君郎蓋宋避聖祖諱書朗為郎遂訛作郎耳太平御覽卷五百五十九引盛弘之荊州記云鄭卿鄉鄭滅地方也岡南有劉長沙墓益州牧焉之父

以宗室拜中郎後以師視公喪去官注視公司徒祝恬也

殿本考證云後漢書中郎作郎中後漢書桓帝紀云延熹二年八月光祿大夫中山祝恬為司徒三年六月司徒祝恬薨章懷注恬字伯休盧奴人

焉觀靈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乃建議言刺史太守貨賂為官割制百姓以致離叛可選清名重臣以為牧伯鎮安方夏焉內求交阨牧欲避世難議未即行

劉昭續百官志注云孝靈在位橫流既極劉焉欲為自為身謀非有憂國之心專懷狼狽之策抗論昏世薦議忠主盛稱宜重牧伯謂足鎮壓萬里挾姦樹算苟罔一時豈可承為國本長期勝術哉夫聖王御世莫不大庇生民承其休謀傳其典制猶云事久弊生無或通員故變改正服革異文質分爵三五參差不一況在豎駭之君挾姦詐之臣其所創置豈焉可仍因大建尊州之規竟無一日之治故焉牧益上造帝服於岷峨袁紹取冀下制書于燕朔劉表荆南郊天祀地魏祖據兗遂構皇業漢之殄滅禍源乎此及臻後代任寄彌廣委之邦宰之命授之斧鉞之重假之都督之威開之征討之略晉太康之初武帝亦疑其然乃詔曰上古及中代或置州牧或置刺史置監察御史皆總綱紀而不賦政治民之事任之諸侯郡守昔漢末四海分崩因以吳蜀自擅自是刺史內親民事外領兵馬此一時之宜爾今賴宗廟之靈士大夫之力江表平定天下合之為一當韜戢干戈與天下休息諸州無事者罷其兵刺史分職皆如漢氏故事出頒詔條入奏事京

城二千石專治民之重監司情峻干上此煙久之體也其便
省別收督武帝見其繁矣雖有其言不卒其事

而并州殺刺史張益繁州殺刺史耿鄙

後漢書益作益梁作涼 錢大昕曰避晉帝諱改之 按書

中諡師昭炎字皆不諱不應獨改此名當是傳寫之誤 殿

本考證云張益宋本作張壹

當收儉治罪 劉焉為益州劉表為荊州 又 臣松之案皇帝崩

後益章起孫堅殺荊州刺史王叡然後劉表為荊州不異焉同

時也

潘肩曰此詔旨如此非實事也儉為馬超所殺卻正傳亦云

為賊盜所殺 趙一清曰後漢書有太僕黃琬為豫州牧無

劉表案表傳云李催郭汜入長安欲連表為援乃以表為與

南將軍荊州牧表注為番也

及未倉令會巴西趙遵棄官俱隨焉 注 子弟自遠而來

數本考證云會字疑衍元本子弟作弟子來作至

於案曰致止言人莫能當所至而談止也

潘肩曰致當為至

宓曰董扶襄秋亭之善貶織芥之惡

按此語亦見後漢書方術傳 何焯曰趙岐孟子注云孔子

舉毫毛之善貶織芥之惡故皆錄之于春秋二句必謂師成

語也

九時 涿州逆賊

後漢書涼州作益州下云于綿竹會眾則作益州為是
人聚疾疫之民

殿本考證云疾疫宋本作疲疫

吏民翕集

明監本集作習課今 殿本已改正

攻益州殺儉

華陽國志云馬超趙祗殺刺史儉儉從事史燕邵末元侯

使在葭萌與從事史張允同行聞故哀痛說與允意不

可那歎曰使君已死何用生為樹死之焉嘉之為國家與宮

破壞三郡

趙一清曰水經注益州舊以蜀郡廣漢犍為為三蜀所謂句

月之謂破壞三郡者也

州從事賈龍素領兵數百人

華陽國志領兵作領家兵

龍乃選史卒迎焉焉徒治綿竹

何焯曰東漢益州刺史治維縣焉以御儉破殺故徒治綿竹

綿竹西漢都尉所治也

張魯母始以鬼道又有少容

後漢書少容作姿色 何焯曰所謂少容蓋能久月之容也

欲醜之甚其詞耳

焉選魯為督義司馬

侯康曰洪适嘗言劉焉在蜀簡義司馬助其義金校尉

劉表在荆亦置緣民校尉漢政既衰諸侯擅命率意各置官屬如此 按近人吳卓信撰補三國職官志不列此名亦以一牧所置外之耳

斷絕谷閣

潘眉曰谷閣謂斜谷及間道三秦志云自秦入蜀有三谷四道三谷者其西南曰褒谷南曰駱谷從洋入東南曰斜谷從邠入其所從皆殊舊志謂首尾一谷非是其棧道有四出從成和階文出者為胥中陰平道鄧艾伐蜀由之從兩當出者為故道漢高帝攻陳倉由之從褒鳳出者為連雲棧遵漢王之南鄭由之從城固洋縣出者為斜駱道武侯屯渭上由之此四道三谷者關南之險阨攻取所從來固矣

注 鑲械于郿均為陰嶽鑿之

擊一本作擊誤今 殿本已改正

璋將沈彌婁獲甘盪反擊璋

潘眉曰此甘盪即甘興霸本傳不載留仕于璋然吳書稱盪曾客巴郡補司郡丞後乃依劉表即在是時

屯胸臆上蓋下如板反

潘眉曰胸音幼此古音也章懷吳漢傳注引十三州志音春

晉書音義引如道曰音春後又改胸為胸胸既而字森亦非

舊音不可從臆字亦宜從地哩部國一志作忍 按關駟曰

胸臆蚯蚓也土地下 胸臆強也章懷注雲安西萬戶故

城即漢之胸臆

城即漢之胸臆

璋累遣龐義等攻魯所破

按此處均有脫誤所做上當從通鑑有數為魯二字

魯部曲多在巴西故以義為巴西大守領兵禦魯

後漢書作多在巴士故以義為巴郡太守 續郡國志巴郡

注引譙周巴記云初平六年趙騰分巴為二郡漢書曰巴

故即以墊江為治安漢以下為永寧郡建安六年劉璋分巴

以永寧為巴東郡以墊江為巴西郡趙一清曰此引巴有

脫誤是以三巴之說不甚分明全氏祖望云初平六年趙騰

分巴為二建安六年以塞允之訟分巴為三以永寧為巴東

閬中為巴西墊江為巴郡是乃三巴分置之次第也但初平

僅四年云六年字誤耳又劉璋嗣位以趙騰為征東乃與平

元年正分巴之歲也誤以為初平迨建安六年趙騰誅故再

分巴耳

璋聞曹公征荊州已定漢中

按此處恐亦有脫誤操定漢中張魯遁走是建安二十年尚

在此後數年也

兄瑁平寇將軍

按馬傳言為子範為左中郎將誕治書御史瑁為奉車都尉

皆從獻帝在長安惟小子別部司馬瑁素隨為則瑁乃瑁弟

稱兄瑁誤

先主至江州北由墊江水詣涪去成都三十六里

盧明楷曰鄧艾傳云徑漢德陽亭趣涪出劍閣西百里去成

都三百餘里此云洛至成都三千餘里似不應如此之遠三
千或三百之訛也

先主至葭萌

顧祖禹曰葭萌城在保寧府廣元縣西北古葭國也華陽國

志昔蜀王封其弟葭萌于漢中號曰葭侯命之邑曰葭萌

殺帛支二年又故佩振威將軍印綬

何焯曰宋本二作一故字在佩下

聽相者之言則求婚吳氏

潘眉曰此事本傳不載見穆后傳

若韓嵩對光之說對表

對表傳劉光作劉先 潘眉曰先字始宗當名先此光字誤

劉先中山靖王孫之後也勝子貞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

坐酎金失侯回家焉

陳浩曰漢高王子侯表陸城侯貞元朔二年六月甲子封十

五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此云元符六年恐誤 潘眉曰前

漢無鄉亭之封考漢書王子侯表貞封陸城侯無亭字地理

志陸成中山國縣名貞爲中山靖王之後故封中山國之陸

成縣侯成字無土苟也又曰失侯在元鼎五年始當家陸後

徙涿耳

舍東南角雖上有桑樹生高五丈餘

水經巨馬水注云督元溝水東逕涿縣郡亭樓桑邑南卽劉

備之舊里也

叔父子敬謂曰汝勿妄語

錢大昭曰扶風孟達字子敬避先主叔父敬改爲子度見劉

封傳

除安喜尉

後漢書郡國志中山國安險應劭曰章帝更名安喜

備嘗在京師復與曹公俱還沛國

殷本考證云復宋本作後

使爲青州刺史田楷以拒冀州牧袁紹

錢大昕曰爲字當是助字之譌

郡民劉平素輕先主恥爲之下使客刺之

趙一清曰前注引典略言平原劉子平鸞先主此言劉平刺

之何相及也豈先主失歡于故人邪抑別一人也

彼州殷富戶口百萬

華陽國志彼州卽鄆州 錢大昕曰作鄆州是也登下邳人

下邳屬徐州故云鄆州也彼字誤

注北至下邳兵燹又與袁術戰又敗

殷本考證云通鑑作比至 趙一清曰呂布傳注引袁術

與此傳注異一書自相違悞殆不可曉通鑑從彼注

揚奉韓暹寇徐揚開先主邀擊盡斬之

通鑑考異云暹奉後與呂布同破袁術于時未死也

注饑餓因敗又諸將謂布曰

何校敗宋本作賊謂宋本作請

先主敗走歸曹公曹公厚遇之

厚一本作後誤今 殷本已改正

一震之威乃何至于此也

按華陽國志此後有公亦悔失言句似宜並引

承等皆依誅又先主據下邳又先主乃殺徐州刺史車胄

何焯曰魏志建安四年備殺車胄五年承等謀洩乃死袁紀

備據下邳亦在承死前蜀志誤也

注 其夜間後棚與飛等輕騎俱去

殷本考證云棚宋本作冊

青州刺史袁譚先主故茂才也

錢大昕曰汝南在豫州部先主領豫州故得舉譚茂才

與賊龔都等合眾數千人曹公遣蔡陽擊之

魏武帝紀龔都作共都龔共字同 殷本攷證云蔡陽宋本

作蔡揚

注 騎的盧走渡襄陽城西檀溪水不得出備急曰的盧今日

厄矣可努力的盧乃一蹶三丈遂得過

傅玄乘輿馬賦云劉備之初降也太祖賜之馳馬使自至殷

遇之名馬以百數莫可意者次至下廐有的盧馬乘與衆視

瘦悴骨立劉備撫而取之眾莫不笑之其後奔荊州逸足電

發追不可逮眾乃服焉 趙一清曰世說注引伯樂相馬經

白額八口至齒者名曰榆雁一名的盧奴乘客死主乘棄市

囚馬也 水經西水注云檀溪水西去或里餘北流注于西

十二年曹公南征表會表卒

唐明精曰武帝紀建安十三年秋七月公南征劉表八月表

卒此繫于十二年誤恐上更有脫文也

注 與蒼梧太守吳臣有舊

殷本考證云吳臣疑作吳巨下同

治公安 注 表傳曰備立營于油口改名公安

殷本考證云一本誤作公安縣今改正 陳浩曰油口宜作

油江口然此注已見于曹公引歸之下此處不應重出

權稍畏之進妹固好

按先主納孫夫人事此其始見也 王雲曰此不紀年月大

致在建安十三年十二月赤壁破魏蜀主牧荊州之時以十

四年春婚于京也

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將四千入迎先主 注 吳書曰備出

見張松後得法正

通鑑考異云劉璋劉備傳松本嘗先見備又書誤也

先主亦推璋持鎮西大將軍領益州牧

殷本攷證云持通鑑作行宋本同 潘眉曰持下當有西字

璋較開成諸將文書勿復認趙先主先主大怒召璋白水軍

楊懷真以無禮斬之

太平御覽三百四十六引雲安表傳云劉璋劉備將

楊懷真欲備信主人請璋子備及雲安備見懷真首備

出七百騎將軍七百好惡人自可備信之仗與之備

得七首謂懷曰汝小子何敢開我兄弟之好耶懷曰言本誌備斬之

先主徑至關中

趙一清曰關中謂白水關也在四川昭化縣二百五十里與

陝西靈州接

注及見卓引辭正色

殿本考證云引太平御覽作列

與郤等戰于瓦口

瓦口水經河水注作汎口汎水名在上庸郡界

二十三年先主分遣將軍吳蘭雷同等入成都

殿本考證云成都二字恐有誤 錢大昭曰武帝紀有任夔

而無雷同此傳有雷同而無任夔

二十四年春自陽平南渡河水緣山稍前于定軍山勢作營

潘蔚曰山勢當是與勢之訛與勢亦山名在成固縣通輿謂

內有大谷爲盤道者是也法正傳不誤

大破淵軍斬淵郤及曹公所署益州刺史趙顛等

李龍官曰張郃死于建興九年此云淵郤恐誤通鑑無郃字

何焯曰華陽國志云斬夏侯淵張郃率吏民內徙則此郃

及曹公所署益州刺史趙顛等之下當有脫字郃字非衍也

通鑑刪郃字而以斬淵屬下及字讀亦誤 潘蔚曰郃字當

爲等字法正傳大破淵軍淵等拔首

遣劉封孟達李平等攻申耽于上庸

潘蔚曰李平傳不載取上庸事考平以建安十九年爲提爲太守至章武二年乃徵請永安宮當劉孟攻上庸時平方在犍爲又平初名嚴至建興八年始改名平建安中不應書李平蜀又不聞有兩李平疑此二字爲衍也

秋鞏下先主爲漢中王表于漢帝

何焯曰據後注此表乃廣漢李朝所造此文在西京亦不多得疑諸葛公潤色也

左將軍領長史鎮軍將軍臣許靖

錢大昕曰領字衍彼傳不書鎮軍將軍史之漏也 按靖爲

左將軍長史在建安十九年此領字疑當在鎮軍之上

遂于沔陽建壇場

水經河水注云沔陽縣故城蕭何所築也建安二十四年劉

備定漢中立壇卽漢中王位于此城其城南臨漢水北帶通

達南對定軍山

二十五年魏文帝稱尊號改年曰黃初或傳聞漢帝見害先主

乃發喪制服追諡曰孝愍皇帝

李鴻植曰綱目既以蜀漢爲正統則當以此論爲正今綱目

中不書愍而書獻蓋猶沿通鑑之誤 按本書甘皇后傳及

晉書劉元海載記並稱孝愍此外無聞

陽泉侯劉豹青衣侯向舉

宋書州郡志云廣漢太守領縣有陽泉蜀分綿竹立 後漢

書郡國志云蜀郡屬國漢嘉故青衣陽嘉二年改

從事祭酒何宗

潘眉曰常璩言宗通推步圖讖議立先主楊藝亦言宗援引圖讖勸先主即尊號然則勸進表即何宗所撰歟

勸學從事張爽尹默譙周等

何焯曰顧亭林言譙周傳建興中丞相領益州牧命周為勸學從事與此前後不同案周卒于晉泰始六年年七十二當昭烈即位之初年僅二十三未必與勸進之列從本傳為是
趙一清曰周羣傳羣子互此表不知何人所作而云臣父羣豈周氏之子列名于中傳寫者誤為譙周邪
謹案洛書甄曜度曰

潘眉曰赤家有三日高祖光武先主也昔王莽嫌三日見于識緯改晏字為晏至是卒符三日之識

臣父羣未亡時言西南數有黃氣應立數丈

錢大昕曰此奏列名者有劉豹向舉張裔黃權殷純趙祚楊洪何宗杜瓊張爽尹默譙周等而忽稱臣父果何人之父邪
華陽國志云周羣父未亡時似當從之又按周羣傳云子巨亦傳其術或臣為巨之誤而上脫周字邪
潘眉曰華陽國志作周羣父未亡時則周舒也然周舒亦著名于時何以不竟稱周舒未書符瑞志云先是術士周羣言云云為羣無疑非舒也臣父羣父字當改周

光祿勳黃權

錢大昕曰上文已有偏將軍黃權不應重見考楊戲輔臣贊

注先主為漢中王用零陵賴恭為大常南陽王柱為光祿勳漢嘉王謀為少府此傳三人姓名必是王柱非黃權也黃權傳亦無除光祿勳事
按王柱當作黃柱此錢依毛本輔臣贊注之誤也

今上無天子海內惶惶靡所式仰羣下前後上書者八百餘人
潘眉曰前載一百二十人後十二人及此六人而已按太平御覽千五引蜀志云劉毅白攀等上言建安二十二年必有天子出其方今蜀志無此文然則譌脫不少矣
開黃龍見武陽赤水九日乃去

太平寰宇記卷七十四云黃龍廟在眉州彭山縣東二十八里長江村導江東岸
華陽國志云建安二十四年黃龍見武陽赤水仍立廟今有石碑存

又懼漢邦將溷于地
殿本考證云邦疑作祚
魏書曰又典略曰

潘眉曰魏書言斬冉絕使命典略言有詔報答以引致之二說不同典略為確考王朗與許靖書云得因無嫌道初開通展敘舊情以達聲問又曰正值天命興于聖主之宮正在此時

章武元年立宗廟於祭高皇帝以下
臣松之以為先主雖云出自孝景而世數悠遠昭穆難明既紹漢祚不知以何帝為元祖以立親廟于時英賢作輔儒生在宮宗廟制度必有憲章而

李清植曰先武中興繼體元帝故成哀平三帝以及南頓君以上四親皆別立廟先主行尊于孝慈又當別有四親之廟故表注云然但是時舊邦未復諸事草創所謂袞祭高皇帝以下者殆循東京同堂異室之制而行之耳至于借古禮文之事疑未遑暇故隋王通曰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異乎蓋指此類未必記載之有闕略也

初先主忿孫權之襲關某將東征秋七月遂帥師伐吳

于慎行曰諸葛子瑜騰曰陛下以關某之親何如先帝荆州大小孰與海內俱應仇疾孰當先後此數言者即腹心之臣借箸熟數亦何以踰而先主不悟甘心失策豈非天哉 黃恩形曰外結孫權隆中之對早策及此矣乃荆州之失伐吳之舉頓與初策相左當亦武侯所扼腕太息者也故魏亭既敗即許吳以和建興元年復遣鄧芝固好不得不用初策矣 軍次秭歸武陵五溪蠻夷遣使請兵

後漢書郡國志南郡秭歸 水經江水注云秭歸縣城東北

依山即坂周回二里高一丈五尺南臨大江古老相傳謂之劉備城蓋備征吳所築也又沅水注云武陵有五溪謂堆溪楠溪無溪西溪辰溪來溪悉是蠻左所居故謂其蠻為五溪蠻也 太平寰宇記卷百二十云先主于五溪立黔安郡

三年夏四月癸巳先主殂于永安宮

潘眉曰先主以四月二十四日殂四月朔戊午二十四日卒

已非登也 水經江水注云章武二年劉備為吳所破改

白帝為永安巴東郡治也 黃恩形曰吳志于權書覺魏志

于丕書崩史為晉譁強以天王書崩之例子之耳于蜀書書

先主殂于永安宮蓋書崩則礙于帝魏之嫌是二帝也書覺

則沒其帝蜀之義是無帝也故祖尚書帝乃殂落之文以尊

異之

注 射君到

錢大昭曰射君即扶風射文雄也 何焯曰射君即射援見

上表中列名

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為之 可讀漢書禮記開觀

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

按易繫辭云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

以小善為無益而不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不去也賈誼新

書審微篇亦云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

昭烈臨終以此誠後主則所謂不甚讀書者恐未足概昭烈

之生平矣

注 聞丞相為寫申韓管子六韜一通已畢

唐庚曰學者責孔明不以經書輔導少主乃用六韜管子申

韓之書吾謂不然人君不問撥亂守文要以智略為先後主

寬厚仁義禮量有餘而權略智謀是其所短當時識者咸以

為憂六韜述兵權略計管子貴輕重權衡申子聚名實韓子

引繩墨切事情施之後主正中其病矣

葬惠陵

太平寰宇記卷七十二云益州成都縣有東陵卽蜀先主陵也今有祠存號曰東陵神又云惠陵東西七十步齊高帝夢益州有天子函簿詔刺史傅單修立而卑小故相國李回在鎮更改置守陵戶四時祭祀

評曰機權幹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狹

藝文類聚卷二十二太平御覽卷四百四十七並引張輔名

士優劣論云世人見魏武皇帝處當有有中士莫不謂勝劉

玄德也余以玄德爲勝夫撥亂之主當先以能收招獲將爲

本一身善戰不足恃也世人以玄德爲呂布所襲爲武帝所

走舉軍東下爲陸遜所覆雖曰爲呂布所襲未若武帝爲徐

榮所敗失馬被創之危也玄德邊據徐州形勢未合在荊州

劉景升父子不能用其計舉州降魏手下步騎不滿數千爲

武帝大眾所走未若武帝爲呂布北騎所擒突火之急也玄

德爲陸遜所覆未若武帝爲張繡所困挺身逃遁以喪二子

也若合高祖死于彭城世人方之不及項羽遠矣武帝獲于

宛下將復謂不及張繡矣而其安忍無親荀文若楊德祖之

徒多見賊害孔文舉桓文林等以宿恨見殺董公仁賈文和

極以佯愚自免良將不能任行兵三十餘年無不親征功臣

謀士曾無列土之封仁愛不加親戚惠澤不流百姓豈若玄

德威而有恩勇而有義寬宏而大略乎諸葛孔明達治知變

殆王佐之才玄德無強盛之勢而令委質張飛關吳皆人傑

也服而使之夫明闇不相爲用臧否不相爲使武帝雖處安強不爲之用也况在危急之間勢弱之地乎若合玄德據有中州將與周室比隆豈徒三傑而已哉